



10333

湖南文徵卷二十七

湖湘後學集編



傳上明

朱惟善先生傳

朱英

先生諱惟善字復初自幼爲家塾師淑人於善故稱惟善先生先生自幼明敏嗜學書法歐王體兼承庭訓之嚴授春秋經於尊王抑霸褒善貶惡大義講求切到洪熙閒族人欲藉先生爲塾師請命於通判甫諭之曰童蒙良心未喪天理純全希聖希賢胥基於此發蒙之道不可不慎其他聲音句讀揖讓進退與夫詩書六藝之文皆師所係汝慎旃哉毋誤後進先生既受命

湖南文徵

卷三十七

傳上

一

入塾恭執師道儀度肅然序以長幼諭以學規教讀之聲聽無暇時或詩或對命題改彙手不停批習楷書者點畫必歸於正體暇則嫻以灑埽應對之儀授以陰陽算卜之術而入孝出弟謹言慎行又時時深切著明焉故人多所造就雖愚亦善書知字吟詠對偶至束修厚薄非所計也由是願遊於門下者日益眾一時青衿濟濟藹乎禮讓之風先生持躬甚嚴不苟言笑雖甚暑出入必整衣冠學者見卽凜凜如授業時先生英之再從兄也英自幼失怙賴先生之考通判甫維持而受先生之教誨亦有年正統甲子夏英偕先生姪琛應武昌鄉試先生喜謂英曰賓興盛事也吾願同往觀之卽買舟偕行至長沙先生遵疾

身泊洞庭之黃陵廟先生忽疾篤執英輩手囑之曰吾欲來觀盛事爲汝輩賀耳不幸至此汝當歸葬吾於先人之兆死亦瞑目言已卒於身時七月十七也春秋四十有三因槩葬赴試畢琛先歸理葬事八月撤棘英與選列迨歸而先生已葬家山矣先生配九塘橋李氏繼配孔厚坊何氏子男四而殤其二守信守文循循雅飭克遵父訓守信嘗教讀鄉校不幸亦早世嗚呼先生爲人德行素裕學有源委善成於己而淑諸人人亦思慕之無已所作雖集未傳其藏於世家而贈炙人口者皆本乎性情之正而藹乎盛唐之音惜英不肖不能推先生之教於有爲然其本源所以培養乎昔時者自當始終如一勉圖所以無負

於先生蓋知先生者英也先生雖不偶於時而其所存所施實有不可泯者一或泯焉英之罪也是用謹述其概而列爲傳云

金溪西北有元洲。元洲之水發源寶山爲元水。沃土彌望凡十餘里。或曰是水之流曲折蜿蜒狀若元字也。故名是洲爲元洲。或曰是洲也。闔深元遠。居之可養元德。名取其勝也。故謂之元洲。鄉之逸民有將家屬農於斯者。愛其風土質樸。與乃拙性宜。且安土旣久。因自號曰元洲拙逸。拙逸初來時家猶貧。躬墾洲中。給祖母二親之養。依場圃結草菴。號稼菴。歷數歲而力始裕。於是逐良賈。泝江漢趨秣陵。旁午於吳越之區。以遷有無。晚而來歸家甚豐。世故益熟。乃更今號。蓋括囊肥遁不復嬰名利云。拙逸於書無不讀。尤深於四書。操觚染翰得晉人筆法。生事愛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敬死事哀戚。仁親之道化成一家。敦厚質直。簡默少華采。不能與世俗俯仰。取權悅。然人讎之。亦不復盜侵之。亦不較。卒皆感而輸誠。衣服惟布素。不事綺縠。飲食惟蔬水。不愛肴饍。行動惟草屨竹筇。不樂騎從。家多穀粟。正統景泰閒。兩值歲歉。散以贖貧。不責其償。生子二。皆教之文學。長瓊。天順初元。遂賜進士及第。拜官翰林。編修。又三年。秩滿。得推恩。拙逸如子官階。文林郎。然又屢書來諭。拳拳惟清慎忠孝。是勉。聲華美麗。不言也。嘗語人曰。古之逸民。其上不降志辱身。其次言行中節。茲吾幸生太平無事之時。無不滿意者。焉敢復爲高尚如彼哉。素性本拙。啻適吾性而已耳。然而吾游是洲數十年來。嘗見善游者溺矣。善

騎者墮矣。又嘗見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矣。吾養吾拙以生。吾生拙以養。心收而無邪思也。拙以養身約而無違理也。拙以養行慎而無後艱也。拙以養言訥而無羞辱也。由是而之焉。雖不巧何悔哉。故雖寡交人自樂從。或飲之酒輒盡醉。醉則自歌曰。繳繳易污。磽磽易缺。安命樂天。何如我拙。又歌曰。眾人紛紛而我醇醇。一觴一咏聊全吾真。此可識其生平大概矣。壽六十而卒。拙逸姓徐。名文字貫道。其先有柏軒翁爲府郡博。實始遷祖。而高祖松坡先生至。厥考萬竹翁。凡五世俱尙隱德。云太史公曰。古者檜巢而居。營穴而處。人事樸略。然其俗熙熙皞皞。後世雕飾紛華。文治日明。其俗反澆薄。何哉。豈非其人日趨巧而不知返拙耶。商鞅巧於法。蘇秦巧於辨。李斯巧於術。宏羊巧於利。然卒以自戕。拙逸一隱者。顧乃流慶餘裔。身被顯榮。且獲壽考而終。其爲人賢不肖何如。杜子曰。用拙存吾道。周子曰。天下拙刑政徹。拙逸可以其適此矣。

公諱英字時傑其先爲廣州節度避難自曲江徙家郴之桂陽故世爲桂陽望族聞祖德甫鄉稱長者高祖諱一詠號吟叟有詩名曾大父諱希尹字如鐸號竹園皆隱居不仕大父諱攀麒字賢瑞原任廣西陽朔縣主簿父諱思諫字良弼俱贈資政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宋氏鄧氏妣胡氏皆贈夫人公生而穎秀早孤暨弟惟慶皆胡夫人鞠比長遣公爲邑庠弟子員每歸必親戒厲公感服慈訓自奮不怠始治書改詩又改易故雖以易爲專經而猶事詩書大義正統甲子領鄉薦乙丑第進士時族兄克寬亦在選列先是桂陽科目久乏至公弟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五

兄齊名人以爲難試改夏官大司馬鄭忠肅公特加器重丁卯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己巳朝廷以閩浙寇起皆釀自銀治遣公等御史十三員同中使分守州縣預計撫綏比至大軍尙駐金華公欲趨處州守鎮危之遣人遮畱不聽乃取道慶元下榜諭賊以禍福招出被擄老弱又計獲賊首周明松若干人頃之中使竇某者報曰黑面大王領眾三萬欲劫周明松等以復讐議欲偕走公持不可徐使人覘之而令所司屍明松等於市賊果不至公益練民兵據險募壯勇爲守戰計會景泰改元召回父老泣畱皆慰遣之回朝論處中便宜五事詔下諸司議行自是畱掌邊事外戚都督汪全縱家人侵民產時林莊敏公爲給

事中公諷莊敏公交章劾之上雖貸全仍奪其產以給民中官善增姚廣恃寵暴橫又與莊敏公等劾之同列有縮首改容不與同署者上亦竟以二人下錦衣獄浙江都指揮張勇王越罪當謫戍假賂黃緣終拒不少貸壬申八月召多官入內有易儲之議公與御史沈義同林莊敏公等對用事大臣歷論不可者再四公知事已無及與莊敏公相向泣下而退明日詔風憲官被訐者無論結罪與否俱令吏部補外蓋大臣嘗欲奪鄉民田惡御史周鑑王豪不附己意令人誣奏勘覈未報至是欲並逐之公上章極論其非便上納之並敕諸司詳看詔格有疑礙者議奏故王周得免而用事者忌公亦深是冬遂有廣東布政司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六

有參議之命道便歸省胡夫人見公歸橐蕭然止有上賜銀十兩喜曰兒居官正宜如此隨趨赴任舊俗上司下車奸民避役假額外隸從身以賄免一受其餌多至欺賣債事公至悉遣之司中事無巨細由公可否者眾皆宜之理問獄賴以不濫始與巡撫楊公議均徭法限以十歲一役九休至於今不廢校理戎政停遣惟當省類總冊仍式下州縣使自造歲裁冗費以萬計癸酉鄉試有都指揮于姓者爲子求舉要以厚賂公叱弗許且誓執事去取必公奉詔會錄各屬罪囚一意伸雪一日宿雷州分司夢有人爲換心者取心照之白色點以藥末赤色安置如舊而去驚懼覺疼以寤甲戌以後專理撫治斗峒賊首揚通劉

三仔恃險爲亂公屢撫諭不聽始分兵勦平之捷聞賜綵緞寶
劍又招賊黨鄭初等百餘人將臣皆欲處以軍法公陳辨數四
止誅首惡數人餘悉縱之丙子秋入覲還過南昌時族兄克寬
僉憲江西物故雖不及見而得與殯殮人以爲友愛之驗戊寅
葉文莊公巡撫兩廣一時因革進退多所諏諮冬進萬壽表歸
路遇新淦尹李舟南海尹趙莊給由來會各囊白金爲贖公俱
卻之後二人果以贓敗受贖者俱坐累公獨不及已卯有採珠
之役中官督責甚急公掌司事謂之曰兵乏民貧宜俟巡撫會
議且節其日給費疏乞召還民賴以無擾兩廣常會兵勦賊葉
文莊屬公督察奸黠初參將范信先在會勦大藤峽時以木頭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七

峒獠賊爲名徑趨廉橫閒誣報永泰永平等鄉居民皆爲賊黨
誅殺殆盡遺逃徙者數家後稍復還農至是信又欲竝進城等
鄉滅之公馳赴其營凡所獲無辜皆審實縱遣之夜夢一男一
婦兩黃口詣牀前愀然曰吾無官作主被害一婦又曰吾夫又
被擒矣公夢中拊膺諭之比覺持議愈堅明日信欲發兵襲其
鄉公止之曰往年永平永泰之冤不可追矣進城實在腹裏耕
讀者萬眾惡狀未著柰何戕之信忿不能成功圖公者百計相
持月餘會文莊閒使至公具以告請亟班師諸鄉民始脫血刃
又有告廣州丰湖堡民作亂者欲盡族之公知其冤力爭以免
至今生齒日蕃辛巳湖賊羅劉甯等流劫郡縣屢挫官軍公奉

檄會兵勦滅生俘脇從者皆欲以爲功。公曰：良民也，縱之全活者甚眾。軍中獲被擄者數千人，公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莫敢犯而各還其家。捷聞，賜綵緞寶鏹，新會有海澱田，大姓爭訟不決，公籍之以給貧民，無田者爭始息。遷右參政，聞母胡夫人喪，還桂陽。成化乙酉，改任陝西，丙戌以後，更守延綏、甘涼，所至繕城堡，足糧餉。時涼州及西甯官藏被劫，所司委罪主者，至皆誣伏。公訪獲真盜，遂明其誣，延綏久旱，公齋沐躬禱山川雨，及旁郡土達滿，四寇固原官軍失利，大將以上皆獲罪，上命項都憲忠往討之。檄公總饋餉，凡軍中進止必見誦焉。未幾賊平，亦與賞賚。己丑擢福建右布政使，時提督市舶中官物故，守鎮以所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八

積分惠諸藩臬，公署司事。今尚書何公喬新時爲憲副，亦署按察司事，各以所分籍於官。壬辰遷陝西左布政使，均徭定法，凡諸興廢事必皆宜於其俗，兩省便之。甲午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甘肅，首陳安邊十事，大略欲練兵積糧興屯種柔諸番，皆切於時務。旣又陳十事，如徙居戎簡貢使謹烽堠防奸細等事，恆慮所未及。後又因星變議陳八事，如請衣裘以給墩軍，故雖苦寒人免凍斃，其餘七事悉切中機宜。嘗舉武官分授要任，疏賤不遺。如王璽、劉晟俱爲當時名將，乙未奉敕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行之日，民遮道泣畱者不絕。諸將受舉者或密齎金帛以贖，公皆卻之。時兩廣賊情不靖，將臣每張其勢以

邀功伐凡動大眾必檄遠州刻期輸輓民死道上者半於鋒鏑
公至下令撫緝有梗令者始購首惡誅之要害所在芻粟皆豫
或因糧於寇雖有調發無事遠輸故民咸得安息盜亦無敢倡
亂者如廣西立山首惡猺獠李恭著等聞令向順爲請於朝置
永安州以其子世吏曰餘黨皆爲編氓立山實大藤峽羣盜往
來之衝自立州以來莫敢越境爲害後山去廣東不百里山惡
閒聚出掠有利其膏腴者諷所司以亂聞喜功之徒或請屠其
鄉公移兵臨之語鄉之良者執羣兇以獻所誅止英祖旺等數
十人全活者無慮萬計田州岑氏有頭目黃明者烝其祖母劫
眾以叛始則奪恩平州印以危其主溥之叔欽旣令還印又假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九

主祖母命以危溥公計將戮之不欲重損民夷乃遣使諫諭欽
及其宗思恩岑鏖俾除世仇以靖家難欽等感泣黃明父子傳
首軍門兵刃不接而岑之州郡以安於是諸郡猺獠素爲患地
方者率聽命招撫各還民業數年間所增戶四萬三千六百八
十三戶男婦一十五萬六十六名承認稅糧一萬五千三百四
十餘石錢穀稱是他如章諫成潘萬蠻潘公添等實天河荔浦
潯融閒劇盜以次遣兵殄滅其勦過巢穴一百七十餘處擒斬
賊徒九千三百餘顆餘醜從治未嘗妄殺凡事先置而後聞上
加慰勞降敕獎勸者六其略曰爾能開誠布公設法招撫誠爲
弭盜安邊良策朕深嘉悅二曰爾能運謀設策委付得人成此

克捷之功。少除邊方之患。忠勤可嘉。三曰爾能協謀招撫。俾往時對壘構營之徒。轉爲安居編戶。胥戕劫奪之眾。化爲守法良民。保全家世。消禍地方。視彼興師動眾而成攘除之功者。其於地方損益大有逕庭。四曰爾能善於運謀調度。致此成功。特降敕獎諭以慰功勤。五曰爾能同心協力。運謀畫策。不憚峻深之勞。獲此平蠻之捷。績奏有徵。良可嘉悅。六曰爾能同心畫策。善於調度。致茲成功。特降敕獎諭以勵勤勞。戊戌特陞右都御史。復加從一品祿。兩廣自大藤用兵之後。財用耗乏。公以爲憂。乃力爲蓄積。未嘗妄費一錢。十餘年來。困藏充溢。故軍資優裕。功成而民不擾。交趾侵老撾諸郡。且立營柵於龍州外境。議者謂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十

彼謀內寇。將加兵焉。詔諸鎮設備。且詢公以處之之宜。公奏曰。安南蕞爾小國。不過與老撾龍州互爭隙地。爾志豈敢深犯哉。但邊多妄報。而彼之情。使未通。姑諭之。彼當悔悟。若果不量。自取覆亡。致討未晚。上用公言。交人感恩。修職貢不弛。新會貢士陳獻章好古博學。隱居養母。公累疏起之。授翰林院檢討。給事中林營。行人黃乾亨。使滿刺加國。溺於海。公憫其以王事死。奏錄其子各一人。壬寅癸卯閒。公三上疏乞骸骨。歸上皆不許。且有練達邊務。軍民信服之褒。兵部尙書缺。廷臣首薦公。上以兩廣重地。未可輕代。遂不果。甲辰公以邊郵安靜。乞歸展墓。罄俸餘以仁三族。曰吾無以仁子孫者。如二疏伯起足矣。無何還鎮。

都察院官長缺上求老臣忠亮者無踰公乃以璽書召入公上
章懇辭制曰卿才識老成練達有年宜勉副委任不允所辭乃
就職未幾六載考績上遣中使賜綵緞羊酒尋加太子少保乙
巳星變公陳八事又以關陝饑請移甘肅餘糧以賑再請京師
出粟賑諸郡就食之民上皆可其奏凡事關風紀有裨時論者
方次第行之且嘗與其子守孚曰吾忝祿仕四十餘年受茲眷
任死無以報但景迫桑榆首止之念未嘗忘爾六月疾作子守
孚守蒙守賁孫瓏珺瑤朝夕侍藥竟不能起嗚呼痛哉公性孝
友事母胡太夫人如嚴父初在廣迎養太夫人念鄉土復奉歸
數年始卒居廬三年雖羸瘠不忍食肉一日會親族爲墓祭涉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十一

渡有巨魚躍入舟因取以薦人謂孝感所至處弟惟慶終身無
失歡又捐俸資爲輸粟乞補散秩平生慎取與不少假借惟見
母黨皆泣下有所請輒俯從之事君以忠鯁自許所樹立必韓
范是期故遇事雖巨艱不避於所當言則忿然爭之直而後已
居官恬退不事暴著嘗曰進一步不如退一步雖勞於外者三
十年未嘗有難色總督有軍功者例遣子姪奏捷以覲錄用公
獨以盛滿爲懼雖累捷不遣各令以耕讀自效家居冠婚喪祭
一遵晦翁禮鄉人化焉尤不惑異說分守韶雄時民洗濂者有
女笄自稱仙女能飛昇妄語休咎蠱惑羣聽夜引二僧侍坐公
廉其奸捕治之羣疑以釋凡與人言恆慮不及踐有所厚必吐

露肝肺人亦相信不疑如爲御史使處州同事監生韓尙文道
卒公特具棺殮遣人護歸其鄉其恤人之艱類如此政暇輒親
書史所著作甚富詩有唐晉風號淡菴更號誠菴又號認真子
有澹菴紀年誠菴奏稟認真子集若干卷藏於家生永樂丁酉
十二月二十五日成化乙巳七月十三日卒於官年六十有九
公疾之日上命醫來視給內餌且遣中使視疾賜光祿酒饌撫
慰甚厚及卒上聞驚悼又遣中使賜萬緡於其家加贈榮祿大
夫太子太保遣禮部尙書周洪謨諭祭繕部營葬配胡氏累封
至夫人男五長守孚成化己丑進士歷任刑部郎中次守頤次
守謙次守蒙成化癸卯領鄉薦皆胡夫人出次守賁縣學生側
出女三長適千戶葛冕次適義官宋志淵次適生員歐守雄孫
男二十長玳次瓏恩廕國子生次琅次琪次瑄次璋國子生次
珺補廕國子生次瑤次璋次瑛次珮次珣薦元次瑞次瓏正德
庚午領鄉薦次理縣學生次玉次塔次瑗曾孫旻等四十有奇
若晟昂昂縣學生元孫一貫等二十有奇是秋守孚等奉柩歸
以丙午十二月十二日葬於南陂之陽予辱與公同鄉且與嗣
君中孚有相知之雅於公之歿不忍於言亦不能已於言也敬
述其世系爵里及其履歷之概以俟秉筆者考焉

夏忠靖公傳

李東陽

公諱原吉字維喆姓夏氏其先會稽人後徙開化再徙德興祖希政元季爲湖廣行省都事國初占籍湘陰父時敏以布衣被召授湘陰教諭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其室實生公年十三喪父學詩及春秋貧甚教里塾以資養選充縣學生以詩領鄉薦升國子生例入禁廡書誥敕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紗衣一襲後遣人察諸生所爲獨公端坐正書竟日不色情上心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部職上曰夏元吉端厚特實授戶部主事同官有疑事多就質獨劉郎中者恥其不能因事譖公云專尚書郁新柄上察其誣劉坐死蓋自是數遭危譖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七

竟得無他二十九年公考績陞引面乞歸省且云道遠乏僮僕乞輿阜以行上特允之三十二年廷薦擢戶部右侍郎充採訪使巡撫福建楊文敏公榮爲諸生公一見奇之曰必爲解首楊自是起名郡有明月樓多妖宥者多死公徑往宥之妖遂息歸鎮蘄州三十五年太宗入定大統以公舊臣負重望遷左侍郎公辭疾不許尋進尚書凡貢賦役法悉命詳定公酌古今爲經久計其所議多從厚曰不可使後難繼困吾民也又命公申明教化三十餘條榜示天下永樂初兩浙大水國用告乏三年公往治至則奏罷蠹民防政數十事諏訪耆宥相度地勢疏河導渠修築隄堰俾水歸於海又奏發廩粟三十餘萬石所活不可

勝計乃分給牛種督之耕種民忘其饑有干澤者奏水退田泥
宜召民佃之以足國用公得報歎曰民疲極矣可重役乎亟奏
云水不勝肩矧已後時勞且無益事始寢吳人至今懷之三年
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節浮費又禁鹽鈔法諸弊凡水旱必奏
請蠲租稅嘗以府帑倉庾及丁戶田賦之數備書小帙置袖中
時復檢計一日上臨朝問天下糧儲若干公歷陳其數不失升
勺上奇其才益親信之時錄靖難功祿賜無虛日又大封親藩
累討夷寇制宮殿增置百司財費以萬萬計悉取辦於公公
極力經畫無弗給者採木運餉之夫道壅不進命公巡視自龍
山抵北京律治怠事者給錦衣衛官校四十人許便宜行事公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古

於號令中寓矜恤意事乃大集上思公特召還七年兼掌行在
戶禮二部及都察院事扈從車駕幸北京復命兼掌刑部有二
指揮冒支官糧上欲斬之公曰罪自有律若眞盜者何以加諸
乃止八年上親討北邊仁宗爲皇太子在南京命公輔皇太孫
畱守北京兼掌行在諸部及都察院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
卿矣公日決庶政頃刻而畢凡北奏南啟下令天下者惟公是
賴京師帖然上還公慰賚有加冬還掌戶部從太孫周行鄉落
取民間齋黍以進曰願知此味召見鄉老令陳風俗賜老給孤
表著節義民皆感歎道有逸兔太孫欲馳射之公諫而止有從
卒犯令者指揮周敬以上命執之太孫諭敬不得遂繫敬公極

諫以爲不可。因厚賜以勵其直。從之。九年。公考績。上宴於便殿。賜敕獎諭。又諭羣臣曰。原吉乃太祖皇帝養成賢德士。爾等欲觀古名臣。此其人也。命同太子少師姚公廣孝監修實錄。十一年。再扈北巡。命輔太孫以行。十四年。太孫還南京。又從。凡道所見。必見諮問。呼爲先生。而不名。十五年。再扈北。十八年。宮殿成。命馳召皇太子太孫於南京。至。則陳太子承詔。勿亟。今乃速來。蓋以陛下慈注之深。故孝思之情。不得不切也。上善其對。公因言。營造民疲多至失業。宜悉聽復業。而蠲其稅。十九年。三殿災。復請蠲賦。稅停採辦。賑饑饉。以回天意。詔皆行之。初。大臣科道多言南北建都便利不同。上御午門樓。令廷辯。密遣中使問公。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五

言孰是。公對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上兩宥之。或尤公背初議。公曰。吾輩歷職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眾始歎服。復命掌工部事。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曰。賞費有限。祿費無窮。於是多從賞格。西域法王來朝。或請親勞之。公曰。夷人慕義。宜示以倫義。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上命公拜。公曰。王人序諸侯上。况夷人乎。長揖而已。山東俘逆賊唐養兒之黨三千餘人。上屬公與都御史李慶公審其脇從者。悉原之。陝西有僞稱金輪王者。廷議將發兵。公言亂止。數人不宜重費。但遣人擒其首惡。自定矣。已而果然。或言周王有異謀。公奉命

往謂之復命曰王寶無他但恃陛下友愛之深故少肆耳上然之谷庶人逆謀旣彰上問公曰長沙人通謀否公請以百口保之遂免窮詰太孫冠禮有司以尙書蹇義方賓名進上特命公行之上元節張鐙許臣民縱觀公奉母太夫人往上宴羣臣顧問公曰聞爾母來觀鐙尙在此否公曰已歸矣命徹御案暨寶鑑賜之公弟原啟至上召見賜酒饌灑歸遣人送之見舟中惟米二石問公曰卿弟貧盍少贈之公對曰臣所遺俸貲已寄之無以爲贈上笑曰朕當助卿賜異布數疋十九年上議親討北邊羣臣莫敢言公曰吾受上恩厚不可不死爭之約尙書方賓同諫入獨言曰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災眚間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六

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尙須調護勿煩六師上命公治邊儲於塞北賓懼自縊死遂獲罪并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官尅日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趣甚急公曰姑少俟不爾慮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上御午門問征敵得失公歷陳往鑿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略執不變坐繫內官監太孫屢奏請宥公上察公忠間訪國事公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某語未了若謂其愛朕者八月楊榮以凶問至皇太子親臨公繫所與其哭令出視事公叩首曰臣先帝罪人未聞遺詔疆之乃受命給上方筆札咨以國事公首陳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

罷西洋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寶數事上卽阼首復公官賜章服器張咸備公始聞太夫人喪辭歸襄事上曰國事方艱卿以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特遣官護喪歸葬太孫旣立東宮加公太子少傅時呂震爲太子少師班在公上上引震次公進公少保兼職如故兼給三俸公辭太子少傅俸尙寶少卿袁忠徹以言語獲罪且不測公諫以爲先朝所愛乃止罷官洪熙元年以上以天不雨雪製憂民吟公賡和稱旨翰林進公誥辭上親增二語曰勿畏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因召公至上前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謬比有封奏則以此識之三月上赦公等除鸞割鞭背及妖言誹謗等刑公贊行之尋命兼掌禮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七

部賜象印一文曰正直以便處分上欲禁西山樵採云犯者死公曰材木固可惜人命尤重乃命如律上賜田五頃於城南又建兩京甲第以旌其功李忠文公時勉以言事獲重譴公從容勸釋請下法司徐擬定之是夕預受顧命時宣宗在南京中外洵洵昭皇后命襄王監國悉以軍國委公車駕至郊首問公所任羣臣莫能對上不懌有頃召公慰曰比見太后諭所以畱卿意卿當以皇祖事朕凡喪禮及卽位之儀皆公一二人所預定命令詔教多主公言或命坐賜茶或退立殿廡少休復至凡章疏批擬未畢者或攜出至家進之先是命公監修太宗實錄未成遂竝修仁宗實錄國朝三預監修惟公及英國公張輔爲然

宣德元年漢庶人謀反誣輔臣亂政楊文敏公密勸親征上顧公曰兵事貴速榮言是從征還賜關者三人令扶掖出入公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心勤非勳而何尙書郭敦以廉直得諧公力掇釋之交趾復叛王師屢失利二年請降廷議勿許公與二楊公言民罷財竭不可再舉如癰伏於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緩治兵乃得息三年公與蹇公入對稱旨上畱侍宴令盡醉將退上顧公有欲言狀就問之公造膝以建儲請上曰朕當白太后行之尋召至便殿賜範金銀印入其一曰含宏貞靖嘗侍遊西苑以騎隨復命登御舟遊太液池上射鳧獲之既烹割以啗公復遣中官借翫奇石恣所欲取公取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太

尤小者數枚有郎中還自河南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至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之多至死公卽以聞上下令賑卹且禁捕者民賴以甯扈從巡邊上取公等糗糒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營將士尙多餒者遂撤上供物賜公等且徧賜將士上還京念公等四人春秋高不欲煩以庶政特賜敕輟部院務俾專論道而顧問益親又從狩至兔兒山諸將有違令者上命褫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至殺將臣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瀕死矣上笑曰特爲卿赦之上元侍宴賜紫瑛硯龍香墨公誕辰御製壽星圖及詩賜之自是寵賚稠疊不

可殫記。上嘗製玉冠二枚。以其一賜公。曰：使卿子孫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齋。明日入謝，歸得未疾，猶執筆擬旨以進。是夜卒。年六十五。上早朝聞訃，震悼，遂輟朝垂涕。還宮左右感慟，莫能仰視。公卿大夫下及閭巷兵民，莫不歎息有流涕者。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賜祭殯，葬皆越常典。官其子瑄爲尙寶司，承命戶部蠲戶役。後瑄官至南京太常少卿。孫崇文舉進士，今爲南京吏部郎中，皆賢。而有文世其家論曰：昔在祖宗朝，多用舊臣以成治理。惟蹇忠定、夏忠靖、楊文貞及文敏四公者，皆受知太宗、仁宣三朝，託以心膂，位遇隆重，禮絕羣僚。蹇、夏雖分部任事實，以三孤參決機務，而夏公輔宣宗監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九

國之功爲多。蓋是時車駕在北，仁宗監國，南京務頗簡。又有蹇楊諸人在天下，大政皆屬太孫，而時方冲幼，公獨領庶政，定危疑，鎮浮惑，不動聲色，而根本正固，可謂難矣。至親征一事，獨以身諫，瀕死而不變，有古大臣之風焉。仁宗親閱利害，故委任尤切。至宣宗時，廷降手敕，受寅亮天工之寄，庶幾與古宣麻者比。是時蹇重厚多謀，文敏明達有爲，文貞博古守正，而公含宏能斷，故事涉民社則多出公。涉人才則多從蹇，涉軍旅則多從文敏。涉禮儀制度則多從文貞，而可否相濟，期於至當。自餘諸閣老尙書，皆各領厥務而已。公之德量功業，天下皆熟其名，而惠澤所被，猶有不盡知者。某晚出鄉郡，以不及見爲憾，嘗伏讀累

朝實錄退考二楊所著碑誌得其大者又徵諸其子太常君及其孫郎中所手錄者加詳故撮而書之惟監國時所兼署家乘以爲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皆枉而墓誌所書吏禮及察院不知何據姑竝存之以俟典型君子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公姓劉諱必宏字崇道號止善齋。苦之華容人。其先東平人也。以失怙自強。問學慷慨有大節。遭元季亂海內分裂。乃遊武昌。下九江。盤旋吳越。閒有所接見。輒與議論。議不合。輒歎曰。是非足與有爲者。拂衣去。如是者數歲。翻然歸其鄉。時盜賊蜂起。里閭無甯歲。郡縣吏皆棄印綬以走。民無所歸命。公與鄉民約結義兵爲保障。戰不廢耕。倪文俊之黨有違某者。攻其鄉。急公一戰。捨之。由是賊不敢犯。元行省參政潑張者。據苦州。檄公治姦民。所告變事有祁毛王十三之語。皆邑大姓連結甚眾。公託以五字爲人名號。斬死罪囚一人。報之事。乃定。張屢遣人致公欲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與俱。竟不可得。然猶重公甚。每令其部人曰。慎勿犯劉氏鄉。眾皆賴之。太祖高皇帝定江南。公籍兵內附。還鄉里。洪武四年上親錄若干人姓名。下詔徵之。公以名當赴。至金陵繫獄。月餘。復詔遣歸。寓於南門外。鸞鞍者。齊氏得疾。遂卒。年四十有一。其友嚴伯霖者。屬公骸於齊氏。攜其篋以歸。有紀行詩若干存焉。後數年。公子孫遣人迎葬。則其主已易數姓。竟莫知其。在初綱紀久壞。淫風惡俗徧天下。公鄉居每集耄稚。論彝理。明利害。多所變革。無賴民愧公者。或徙居他邑。終其身不敢歸。公日所與論議。倡和。惟鄉儒徐執中輩三數人。自餘皆卻立趨候。無敢與抗禮者。其嚴如此。公旣沒。子行簡亦不仕。至其孫仁宅爲廣西按

察副使曾孫大夏爲兵部職方郎中世其家贊曰子聞劉氏宋南渡時有都統制寶者從岳飛平楊么屯田岳鄂間爲恢復計飛死矢志遂隱於華容以死公每論及此未嘗不感歎泣下此其志決非洩忍於亂世者觀其歷覽形勝電視羣雄待時委命以成效順之績有馬新息之風焉當天下未定號呼而獮走者皆肆其兇暴爭搏噬吞齧之利以召禍取僂近及其身遠則及其子孫無足怪者公材足以得地力足以驅民黽勉自守進不昧於所託而退不失其身始終之蹟有足觀矣顧其德庇鄉邑而祿不逮躬僅脫械繫卒困於道路以死是固時命之不相爲偶者抑將以遺其後人乎

公姓楊諱景字某雲南安甯人也。事母以孝聞。性狷介。不妄取。少補州學生。舉永樂癸卯鄉貢。卒業國子。拜霸州判官。專領馬政。政久弛。逋課案數歲。官急徵馬數。益耗。公歎曰。養馬者民也。民困馬何由息。乃與民約。悉縱使就業。期年而馬足。會遭父喪。民數百輩詣闕請奪情。畱公不得。皆涕泣去。服闋。改澧州。力益舉劇。有卒失牛。誣民吳姓爲盜。州已成獄。公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民家。入其苙中。卒乃服罪。會九載秩滿。民請畱部使者六七。至例不得復。畱化州同知。峒夷亂。賊千餘將攻城。會久雨。城浸壞。民謀走徙。號聲震天地。守將夜縋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城以遁。公令曰。吾在此。毋恐。時城中民兵不滿三百。公激以義。且示禍福。皆願盡力。乃撤故倉木以蔽城缺。又縛橐人被衣鎧。置城上。以疑賊。賊夜至。攻甚急。有三人緣堞上。捨斬以徇。賊知有備。乃引去。歐都督信在高州。聞警以兵至。則賊已遁。歐大驚。歎書守忠二字。遺公。而置守將於法。公益治城。練兵。寇屢至。無所獲。遂不敢復犯。民皆曰。活我者楊公也。方賊亂時。有按察官夜至城下。守城將啟關內之。公執不可。按察怒曰。汝寇我邪。公謝曰。今日之事。城爲重。明日果聞有異服自稠人中遁去者。按察方欲報公愧。乃止。公每獲賊。既鞫。實必誅。而後報。或曰。法不當爾。公曰。脫有不虞。柰何。旣而鄰郡縛賊者。皆墮賊計。人益服。

之化俗尙鬼有廣西羅姓者客死民謠傳爲神祠事之公毀室
斧其像妖遂息天順庚辰以老乞致仕道巴陵貧不能歸因占
籍焉子一清舉奇童入翰林登進士第而公卒家益貧不能歸
巴陵一清乃犇公鎮江比拜中書舍人獲赦進公階儒林郎封
公配張氏太安人時公已卒若干年矣太史氏曰世恆謂處常
易處變難其非然哉夫自取舍至於利害以極於生死皆有際
分有所嚮必有所辟矣苟縱意恣欲簞豆無所擇而望其赴難
徇義蹈死而不顧惡有是理哉子與中書君游聞化州事壯公
所爲及詢其恆居細行固若是濯濯也嗚呼居小官處僻地能
嚮義辟利確然不爲變不可謂不難矣故著之若化州事灼灼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在人耳目者固皆難之豈俟論哉

公姓朱氏諱守孚字中孚其先本徐人有爲廣州節度使者避
難過桂陽因家焉曾祖諱攀麒任廣西陽朔縣主簿惠政及民
卓有賢聲祖思諫隱德弗耀鄉稱長者父誠菴公諱英歷官太
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氣節德望蔚然爲時名臣君自幼穎
敏端厚與常見不羣鄉鄰異之正統中誠菴公爲監察御史君
隨侍京邸甫十餘歲嗜學不倦遣從同邑進士歐陽復受舉子
業博聞強記爲文援筆輒就皆據於理弱冠補邑庠生中天順
己卯鄉試累舉春官不第卒業太學所與遊皆一時俊彥癸未
喪偶於道旅形影相弔時童僕亦相繼淪沒無以給薪水常情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五

所不堪者君獨處之裕如每發憤刻苦涉獵經史力求諸古人
弗深造弗已成化己丑登進士第爲改刑曹時進士多慮外補
誠菴公嘗寓書戒之曰委質事君人臣之職弗盡爲辱耳內外
非所計也君佩服益勤以愼壬辰拜四川清吏司主事惓惓重
民命前大司寇四明陸公三山林莊敏公深加委重凡諸司讞
獄書奏決者案牘皆屬君閱視既允然後奏丙申夏五月不雨
皇上省躬致禱懼刑有冤抑詔諸司選郎署明愼者一二人賜
之璽書俾所至求其允遂有雲南之行既至刑律輕重斷以至
公雖戚屬無敢干以私者大理人羅榮袁亨爲巡捕者所誣考
掠成獄不能自白君察其冤召被盜張姓者訊之驗賊而聽其

辭竟得實二人皆免於誣尋有土官妾沙適者因爭襲職謀殺適男事敗被連張昇輩一十五人皆罹極刑君廉其誣直之坐以所當罪張昇輩得不死謫戍邊蓋君之審刑一以求生爲心率多類此由是人有受誣不能白者咸以得造臺下爲幸全活甚眾時有劾中貴錢能怙勢驕橫者按正勘實回奏無所顧忌戊戌陞江西司員外郎又二載陞四川司郎中常按事於徐之沛縣浙之杭州及奉敕於北畿之八郡審錄罪囚所至折疑獄雪冤枉鋤強暴植善良黜賊吏皆澳忍首鼠者所不敢爲以是獄多平而聲譽益洋溢於中外甲辰冬誠菴公召還掌院事君得以綵衣愉色躬奉甘旨者數月惟母胡夫人年高且多病每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以弗遂迎養爲歉與人言輒泣下乙巳秋誠菴公邁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每夕籲天祈以身代踰月竟不起殯殮一以禮而哀毀過之扶柩南歸大事未襄君亦以哀毀致疾而卒蓋丙午八月二十一日也君爲人清白耿介雖歷華顯而自奉儉約一如布衣時居家孝友出於天性與人交誠信謙退遇危難必濟之臨取與非道與義一介不苟歷官二十載始終一致公暇工草書喜吟咏披琴以自適舊所居書齋據林泉之勝名之曰竹園因以爲別號所著有竹園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何氏贈宜人繼陳氏封宜人子男一瑤陳出女一適同邑宋族何出君生於宣德甲寅十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三葬本鄉珠沙山之

陽既卒之明年乃弟鄉進士守蒙來京謂予素知君者宜狀其德行嗚呼痛哉每念士君子才德傑出如吾朱君誠不易得園將望其駸駸大用爲鄉國闔里光豈意其竟止於此邪庠幸從遊日久受教愛爲深且厚有姻眷之誼聞其訃也方悲痛不已夫何忍辭謹述其先世闕闕及學行大略以告太史氏求一言以勒諸貞珉庶幾君之潛德爲不朽云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陳旺字功讓湖廣長沙攸縣人弱冠寓衢州開化縣補邑庠正統甲子舉浙闈乙丑畱京時太傅錢塘于公方起復爲兵部侍郎以巡撫理部事先生以材武爲于公所器己巳秋也先猖獗車駕親征土木蒙塵傳警戒嚴賴于公輔景帝卽位鎮定社稷先生以書上于公曰瓦刺得志由上駕輕動耳今其勢必長驅而南我武庫軍實耗矣請令司馬分道募兵司空蒐乘繕械九門要地以大將守之凡兵當出營郭外毋自示弱郭外之民當安插內地毋令失所通州倉與諸敵草宜令官軍運之母以飽敵于公嘉其謀授指揮使十月也先挾上皇窺京師先生設伏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天

郭外從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逼賊營殺傷無算賊退進都指揮使于公又以涿易保真諸州郡爲京師拱衛當宿兵乃令先生副右都督某守之又捕磔奸人之爲喜甯用者凡此皆先生成績可附紀國史者也天順復辟石亨誣于公謀立襄王論棄市先生歎曰宵人得志吾屬當知幾矣遂由宣撫病免挂冠以行由江左紆塗歸攸憲宗初詔復于公爵釋謫戍諸臣先生令長子袁入京調驗時勢欲再爲國家效力無何袁去杳然先生終歲鬱鬱亦遂無意於用世矣廖子曰先生風度俊爽膂力絕倫於經史無不涉而尤諳知兵法觀其上于公書及破敵功蓋謀勇兼備之士也惜未嘗專闡未盡才之所用耳然而

遠見於未萌避危於無形則先生之智於是乎不可及矣先生
其以余言爲知己也夫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九

公在元肅代德間犯權奸之忌。建中四年，李希烈襲汝州，執刺史李元平，盧杞薦於德宗曰：「非顏真卿往諭之不可。」夫謂公負物望重，可敵十萬師也。詔公爲宣慰使，舉朝公卿錯愕，以爲朝廷失一重臣。公馳至東京，河南尹鄭叔謂公曰：「希烈反狀盡露矣，盍止之。」公曰：「如君命何？」至許州，見希烈，矯詔橫甚，親兵五千人拔刀爭進，公神色自若。希烈麾之退，勒公上書雪己罪，公不從。又遣李元平說公，公厲聲叱曰：「爾爲天子命吏，屈首受逆賊，頤指而不能致其身，乃爲作說客邪？」希烈雖橫而服公大義，計將還公召而餞之，令倡優媠褻狎侮朝廷。公怒曰：「公何無人臣」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禮若是，邪拂衣去。希烈大恚，當是時，朱滔田悅李納諸使者皆在座，謂希烈曰：「顏太師名德煜然中朝，公將建大號而太師至，是天以良弼授公也。」置相誰先太師者？公叱曰：「若不聞顏常山吾之兄乎？」安史之執罵賊不絕口，而吾反受若脅邪？吾今惟知有死而已。」元平輩慙甚，銜之，密以言激希烈。希烈乃囚公官舍，掘地謀坑公。公曰：「死生有命，願得一劍足矣。」會希烈齎張伯儀首級示公，公大慟伏地，憤絕復蘇。哥舒曜收復汝州，希烈遣其黨周曾、康秀林等領兵襲舒曜，行至襄城，其謀反兵殺希烈，欲奉公爲節度使，以歸。事泄，希烈乃遣騾子軍三千掩殺周曾等。送公龍興寺，是時幽公三年矣。公自度必不免，作遺表墓誌祭

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死所也希烈盜大號稱帝使人問儀制公不之對無何王師復臨希烈懼令景臻安華聚薪於公庭曰若不屈當焚死公奮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後又使闖奴等矯詔害公公詰其僞怒罵曰此逆賊耳奚詔焉奴將縊殺之先是公與吉溫論事不合溫黨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公遂以平原受知元宗公從兄顏杲卿斬賊將李欽通河朔一十七郡推公連兵二十萬橫絕燕趙又用清河人李粵計大破賊斬首萬餘級數以蠟丸裹書上肅宗言事拜尚書遷御史大夫代宗朝封魯郡公公屢建大議卒爲元載李輔國所抑歷貶峽吉撫湖四州載伏誅進吏部尚書後加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德宗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卽位方切倚毗公楊炎盧杞忌之遷公太子太師外示優崇而陰實疏之云公剛介不阿居官四十五年居中僅十載終遭貶斥竟致殺身而後已死之日年七十六三軍皆慟哭天下無論識不識皆稱顏魯公云汝人卽龍興寺祀之知州江鏡乃廟於州城之東余惟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自天地剖判以來惟此元精正氣朗然與四序三光流耀宇宙而其神則無不之公出入四朝獨秉孤忠汝州之難請劍赴火百折不回死而後已可爲人臣殉國者法其生氣至今在汝卽不廟而凜凜嗟夫公國之元老也以元老而出使盧杞薦之也杞之薦公者忌公也而德宗聽之賣於杞也豈惟德宗卽天若爲杞用而卒不能脫公於

逆賊之手者。夫士非艱難無以表特操。公之大節炳烺。令天下後世仰其結爲星辰而行乎陰陽者。夫故於汝得之也。吾故謂杞非忌公。蓋公揚休樹烈之資也。雖然杞亦非公死其取唾罵於天下。後世必不甚。天其厚杞之毒於公。而益明其不肖。俾於公之賢而竝傳也歟。舊志吉水王君昂有傳。余爲刪潤之。而復爲小傳附焉。

程道南新安人也。自余寓恆陽。道南素與促鄰。論心一話。及先
事輒脈脈改容。沈痛而語。余曰。不肖先太母與余母。邁先大人
之不延也。而竝以節顯。孤行闇然。莫白。丐子爲文之。按新安程
浩。生妻汪氏。休甯汪帥女。其孫倬。妻亦汪氏。歛信行里。汪春盛
女。汪母年二十歸浩。生明年生子廷富。又明年浩生逝。廷富癡
癡在襁褓。人勸母改嫁。母指遺孤。籲天大慟曰。我今爲程氏母
矣。宗祧我承矣。可令程氏如綫之緒。遽絕於我乎。夫九原有靈。
其謂何言者。色悔。當是時。程氏家業中落。母卸卻鉛華。躬緝緯
自給。茹納艱苦。足蹟未嘗一出閨闕。廷富長爲娶婦黃氏。生子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二長佶。次卽倬。廷富賈於徐。計息視他賈。絀也。母與其婦黃。箠
鐙相對治麻。泉至。食不茹葷。以勤儉佐其家。迨廷富舍賈而農。
貲漸桀矣。母亦無復侈心。猶勤儉如賈。絀時年九十。鶴髮翩翩。
垂也。步健不筇。一蹶中風而卒。其節行聞宏治閒。紀在郡志。倬
妻汪氏。未笄歸於倬。十八始婚。後生道南。復生弟道東。會倬游
徐歸卒。汪氏哀毀骨立。泣盡而繼之以血。兩目遂喪。年二十五
斬然在疚。惟拮据奉兩老姑。冬綿夏絺。皆出其手。兩老姑慰之
曰。媳竭力如此。其於倫本厚矣。天必祐之。何憂終窶也。越數年。
兩老姑相繼化去。汪氏又斬然在疚。營理殯葬大事。辛苦萬狀。
至其履操冰霜。皦然齊於汪母。嘉靖甲寅。遣道南入都。道南秀

而文尤工書法。遍古名匠。時重修永樂大典。禮部首簡入供事。史館事竣。例得膺冠帶。汪氏已久養京邸。至是且喜且悲。謂道南曰。吾早失汝父。汝季復早世。惟汝在。是天所以祚吾程而延厥蒸嘗也。今汝曳組於朝矣。其矢務揚休邁烈。以表白當世而恢大其先聞。道南爲哽咽受教。居無何。汪氏寢疾四十餘日。將革。呼道南屬其後事。纏纏不亂。詞氣慷慨如常時。又其達如此。世爲表雙節云。艾某曰。節義者天地之棟梁。謂天常人紀。賴茲弗墜也。世有誦先王說理致者。往往弁髦名行。而後元精正氣。朗然流耀宇宙者。卒侈談筭禕之倫。亦可慨矣。乃今程氏二母。世其節。先後光映牽聯俱傳。不謂奇事哉。然余又有言焉。立節易立孤難。當春秋時。晉大夫趙氏之友程嬰存立趙孤。蓋嘗爲其難矣。今嬰之苗裔在新安者。一髮千鈞。而天生二母。以覆翼之。伶伶僂僂。以迄於道南之身。而程氏之孤始顯。與趙氏孤相爲不泯。豈惟二母能完節哉。亦嬰之能爲所難。而千載之下。猶得以食其報也。余爲之傳傳焉。

大使公者諱本字時顯號漁隱雪筠公長子也生有穎質善讀書書法遒勁逼虞體顧丁家不造雪筠公早世諸父亦相繼世兄弟中多嗜酒使氣先休日墮公以茲廢學年十八甯州巨姓樊氏爭地界欺公門戶僇又謂公少年易與也白日結其黨掘發先隴公卽顛天大慟銜冤徒步愬闕下事下兩省會勘公身屹立諸獯獠中雪涕抗聲以暴九泉之長恨諸勘官直之悉眞樊以法也自是里中諸大猾豪輒又敬憚公弱冠奮筆椽臬司臬司憲使郁侯二公咸才公而遇之優適獄中有三十人者郁憲使案治當劫盜論死矣公舍連獄司日夜聞此三十人者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呼天叫冤聲不絕也密詰之果甄石工因捕者概誣爲盜公具以白之郁郁不聽且厲聲大叱罵公曰爾豎子何得妄言爾豎子何得妄言公不敢對越數日復白之郁郁又大叱罵公曰爾敢故爲羣盜解脫地而欲撓吾大府之憲也咎將誰執夫爲羣盜則得矣其謂我何公頓首指天誓曰謂某於羣盜有他邪而欺公神明儼然殛之某所以知爲甄石工者以有工匠諸器物在又諸庸者家可訊也郁又叱罵公不聽久之曰爾且休矣是時郁業已論報蓋陰欲自諱其訊鞫不明之短云公於是計無所出廢寢食者兩月殫心昧死說郁萬端申救愈力又因郁之應門者具道三十人所以含冤狀通於郁之內爲郁解居有間

公復頓首郁前曰公之成案已定矣然不明之失小三十人之
寃大也某不敢以口舌爭第提諸庸者家來眞僞自見耳某請
以身受命往郁不得已令公往而公乃私貽獄官吏金爲稍稍
寬桎梏桁楊延旦夕之命以待無何提諸庸者家至郁盡出其
獄羣盜於臬司大堂令徧識之果識出二十八人者皆甄石工
也而其二已糜爛獄中矣郁始驚歎其冤盡活之歸而相率具
工食費千里來吾鄉造地面甄甄公之堂者五以報工竣哭而
歸固不受直然公竟直之也安陸有孫生交者美少年也貧而
微又落落無能文聲來就試鄂中公一見異其器盡力館穀之
同輩笑公曰艾氏子癡艾氏子癡已則非文墨行而徒以器識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

鑑賞孫生公聞之遇自若也頃之孫果第連成進士不十年躋
尊顯公以謁選上吏部孫適又握銓吏部欲破調報公固辭曰
何可以某一故人故而廢典銓大法爲授兩淮鹽大使公至兩
淮富商大賈有墨其金賂公者公首發其奸不少貸廉聲著淮
上正德間逆瑾用事兇燄灼天下鄉有御史梅岳黃公論劾瑾
矯詔撻之朝堂幾死公走使千里介醫護之南歸已而瑾又以
諸鹽官貨源也有能入貨如望者拔其官公自顧宦橐蕭然雅
不喜附炎阿權以儻厚遂棄官歸鄉人謂公必捆載歸也歸
月值宸濠諸凶命千百人行劫鄉人盡避匿深山中皆謂公必
不免公爲具食飲門外以待鄰有與公剗者大呼擊賊命移怒

公賊將入忽見羣鴉蔽天鳴賊驚曰此必善人家也遂相率去人謂公陰德之報云公歸日與田夫野老狎黨鄉里青黃交時日往來通衢語人曰若能舉此數日火乎不爾吾且遺若公不饒於貲又太母胡孺人素重與公每每道問時人之匱冬月遇凍者於途輒解衣焉嘗一冬曾大母凡三製重裘也歲時出里中收責歸攜有布帛諸物預呼房族之貧者路遺之曰是物一入門非吾與爾有也見里人家無擔石而外作紈袴之態者心甚鄙焉常率家童采薇食鄉國子生唐佐貽公詩有清居官地儉居家白日清天玉未瑕之句此雖瑣瑣亦可概公生平居無何逆瑾敗詔天下以忤瑾失官者盡徵入京計日超厥階也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三七

邑大夫促公應詔公固辭因號漁隱老人以見志晚歲病咳瘠甚一日病革鄉有不檢者數輩來問疾公猶瞪目視曰爾可飭勵行檢學做好男子云云其正氣至今猶可想見公自楊坊徙居莊頭謂莊頭風氣勝也又識姜源鄧家山有旺氣葬其父雪筠公與其母鄧孺人至今吾輩後公者皆斌斌以詩書發家人皆謂公卜陰陽二吉爲有徵云艾科曰若大使公者可傳矣往余髫年嘗侍左轄黃先生黃先生曰爾知爾先人大使公乎爾今秀而文食爾先人之報矣且爲道所以云而尤服其救冤盜識孫生忤瑾不復出三事黃先生之言大有徵也夫若大使公者可以傳矣作大使公傳穆曰大使公傳出伯氏萬安公手蓋

早年作也。余檢出笥中，芟繁補遺，以成實錄。今後代子孫知有大使公耳。夫期年樹穀，百年樹德，公之德種種厚矣。固宜其雷爲子孫數世之利也。然余於救寃盜事，則誠歎其難焉。昔大宋及第以活數百萬命，余每過渡蟻橋爲低徊久之。夫蟻蠕動微物眇耳，而宋公猶然身享其報，公以一臬司椽，苦心殫謀，傾心極力，脫三十人游釜之命於椹鎖下，相與响溼濡沫而復爲生。且法司論報已成之案，一旦以公廢也。其視宋公渡蟻事爲何如？傳曰：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言善惡終有報也。凡人家子孫茹肥乘良，不念先世以故行事多隳厥先休，余爲此懼。官刑部問刑，輒求其生，奉使慮囚，矯詔不敢多殺，起官蜀臬，數從大疑獄。

湖南文徵

卷三十七

傳上

三

案出人凡此皆惻惻以公爲念也。第余居官生人固其職，比公所生活事體權力時勢蓋難易殊矣。吾儕其尚念公之所畱，益務樹德積隲無忝前人焉。

國子公諱秀字世芳號友筠大使公子也公從諸生廩而擅時譽爲提學霞山蔡公所識拔每出校各郡縣令公隨年幾六十以歲薦遊北監挂選歸居無何卒公倜儻有大略而急於公義識度深沈凝然不動加之以無故臨之以非常如無有也爲人孝友篤至治家以嚴內外食指林林寂無敢譁教子孫尤嚴吾仲父稍長受書而有童心善逸公怒鞭笞之錮之室中不令出吾長公幼穎慧顧佻達任誕不羈公時時鞭笞輒辱之冀其有立後長公薦於鄉公病中趣工匠辦棹椅諸器用人問故荅曰且日者某必第其待賀客及報至而公逝先是通戶爲僨運糧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无

流亾艾氏衰微矣公奮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吾艾氏奕世好修無忝舊德天實支之而今顧罹其羸將振頽亢宗之有待乎未可以當吾世而墜先緒於是招亾復業捐己力館穀而懷結之又立爲家政以聯其族之散如曰合族眾奉祠墓敘倫理勤織業崇節儉急賦役禁誣訟興禮教八條皆其著者用是人各有固志艾氏稍稍立有里中豪者欺公門戶偃也觀釁謀霸其產揚言曰吾必逐艾某還楊坊乃已楊坊者公祖居也而大使公新徙莊頭犯豪之忌公不得已訟之官公以子身當羣雄鴟張獮食之衝訟數年卒得直而豪亦自斂手退矣曾記長公謂余曰大父每與仲父商訟事時見余至則脈脈緘吻退謂仲父

曰訟多機械語壞人心術吾蓋不得已爲之可令若聞之乎其
教子孫嚴而正率類是至其存心仁惻振人之急如不及每出
穀貸鄉里人縮其息貧甚者折券捐弗收也人以此多公之義
益德焉每出府縣見有賣活鳥雀者盡買放之見道旁有死人
則令僮弛負擔盡日出力爲殮之常往府途宿聞一婦哭甚哀
問之爲積逋不償也將鬻兒女償之所以哭甚哀也公愀然爲
傾囊代之償其厚如此又公達人也例出貢置酒會合學友公
在縣酒半家人來告吾贈公之變甚亟滿座大驚瞿然失席公
色自若飲如故吾贈公入棺待公回目始瞑公卒不之哭第見
公滿面發赤色露筋而已人謂公矯情強忍余以爲非達者不
能也不然公獨無父子情者哉余以童時所習於公者紀之穆
曰余七八歲時見公輒避不敢見後讀書官樓公每教余與諸
父習揖讓行步不一借顏色又嘗見公元旦日攜岐南叔步出
行以小忤手鞭笞至余家哭不已不止是時岐南甫十齡耳於
此見公之教子孫嚴矣吾家自先世迄公始以儒術著又敦德
好修延及我後人庶幾茂明之公之功要不獨振頽定傾己也
余以故列其行事

李太恭人名龍。贈鴻臚寺卿丹崖公配也。爲長慶李菊逸公配。方孺人長女。方孺人子孫多。日夜禱神祈女。已而有身。異居姪子李大美者。夜夢數人。一輿入孺人室。輿中一女子。翟冠繡服。紆紳揚帔。儼然不類常女也。又二龍繞輿旁。覺而曰。兆也。其爲吾叔母產乎。厥明來方孺人家言夢。孺人以夜半免身。生太恭人矣。以夢龍名龍。又龍男兆也。應余兄弟二人云。大恭人事其公國子友筠公。姑胡孺人最謹。以孝聞。相贈公爲名儒生。一切家內外事。獨身之年四十三。贈公逝。太恭人天性澹泊樸素。孀居拮据。佐其家。助長公與余。顯學長公。以先大父督之嚴。學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望

而名有成。余受訓長公。長公亦督之嚴。而太恭人時時舉儒生。遠大事。責索譙戒於內。以故余亦繼長公名有成。長公官萬安也。迎養太恭人。不就養。後余官京師也。知太恭人亦必不就余。養日望雲爲蘇。蘇隕涕。每家書至。太恭人必屬曰。兒幸虔其職。無我念。余稍稍慰。余奉使。使囚上谷歸覲。是時詔治汝少者。嚴甚。余別太恭人曰。余茲行甯聽參母甯濫殺。太恭人漫應之。卒之余果汝少被參。幾奪其官。居無何。余考刑部主事滿。得傲天子之靈。封母太安人。函制辭章。服介使上太恭人壽。太恭人喜。於是人爭詫曰。鄉者太恭人產時。夢輿中翟冠繡服女。其謂今日乎。兆母兆子矣。余是時在京師。日夜念太恭人。不置。欲告則

不可得懊不卽挂冠歸然而志念決矣先盡束其行裝僦置糧
船上載之歸頃之有江陵奪情事與余志念大相背因憤發
言之撻之朝堂幾百人爭傳不諱矣余內則聞而信之喟曰吾
固知吾夫之有是也閉門三日不食形容瘦損舉家皆驚太恭
人慰解之曰吾兒果有此是爲國大義死且天必佑善知吾兒
不死况吾日來無不祥夢乎爾何過聽而沈痛若是久之余家
書至知吾內信余與太恭人料余事皆不爽太恭人聞余書中
斬斬語益大喜余過家時裹瘡臥膿血淋漓又兩解官橫甚日
怒罵索余金促之行太恭人爲時時具美食飲柔兩押官庶幾
故瘡少延息之且促余扶病行也行時舉家皆哭獨余與太恭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聖

人欣然揖別無兒女之態余後以閒歸觀太恭人曰兒第行無
我念又欣然如前揖別時蓋余自蒙譴以來太恭人不獨無半
語怨悔卽咨歎聲不聞也顧不以余矯詔少汝人爲是太恭人
何獨不仁如婦人哉蓋有見矣頃余報起家西蜀太恭人喜自
是行不杖余以春秋高適延不忍行乃日促余之官必欲與行
俱西也念躊躇久之一日聞盡散其室中藏與人知其有決志
遂奉太恭人輿至夔州始挽身上巴渝在巴渝署中余每有公
出太恭人則又時時念余念家一日報余轉光祿大喜呼酒共
諸孫諸婦飲朗誦少時所記口號詩大笑聲徹署內外且欲與
余俱北如前西行時旣而身至歸州古黃陵廟前廣見水太恭

人大慟遂決意歸余以此灰心世途且謂頃者母西吾與西母
今不北吾安能舍母而北也爲具告養疏擬上之會太恭人從
卮州抱病歸至明年正月十八日誕辰乃攬衣起坐室中子孫
諸婦羅拜上壽逾月奄忽大逝矣痛哉太恭人性耿直無機事
人有過面折之素鮮厚藏有則推以與人平生衣布蔬食以爲
常余兄於署中每寄錦綺文繡服置不服卽章服歲時僅一披
之諸婦有華服來室中坐者坐竟日不語布衣來坐者則呼婢
養茗啜相與言笑竟日夕以此諸婦無敢華服者見人有過失
動舉所習聞里語警之有好浮靡者則曰不聞牛背穩布衣牢
乎有好爭訟者則曰不聞饒人非癡後得便宜乎又居常每對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聖

子孫曰牀無病人獄無罪人便是此生受用清福其爲慈訓忠
厚如此年八十六常紉補敝衣履與婢女穿匿不令子孫見鐙
下常自穿針余謂其年望百如母方孺人也詎謂其遽不起哉
醫家診老人脈宜休囚太恭人獨旺如盛時本之陽臟每已病
必涼藥頃病時眞火蒸蒸灼其軀手掌龜裂藥不能已矣痛哉
享年八十七云穆曰余爲郎時思太恭人輒敝矚視其官及受
笞欲死時大懼傷太恭人初未擬其何似也余歸見其容貌志
氣別而之戍所以此知太恭人識度深遠矣余爲子恨知母晚
也至論天性澹樸不以余兄弟故而有侈心常自親中饋紡績
見之者謂蕭然食貧婦也不可以觀太恭人哉

先兄萬安公傳

艾穆

隆慶中余官京師。家人來言。公從吳中歸。邑邑不自得。顏色憔悴羸。又卜築楊坊。莊居。日惜惜爲投老計。余抵公。書曰。隋侯之珠。不可以彈千仞之雀。謂其所損者重也。吾人之有生。非直隋侯之珠之重也。吾生之未卜而卜居乎。無何公計至矣。吾何忍傳公。公諱科。字晉卿。號阜野。贈鴻臚公長子也。生而穎慧絕倫。讀書一日數行。下輒成誦。終身不怠。八九歲時。同諸少年受書塾。塾師日口授諸少年史鑑義數十篇。令公試立其旁聽。僅移晷耳。聽畢。置不復讀。詰旦塾師雜舉數十目以難公。一一應聲對如呼響。答卽贈公與諸少年聽講者。竟日夕讀記反不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四

逮也。人以此奇公。塾師笑曰。父不得而子者。艾生之謂乎。蓋是時贈公讀書難強記云。稍長爲文。泉湧應發。援筆輒數千言。率多不經人道語。沈御史越令吾邑。見公。輒呼曰。千里駒。千里駒云。公讀四書易經。僅涉本文。大指撇帶。一切諸講義。卽朱傳且置不讀。每試日出。竊以其意爲之。類暗與朱傳合。而時有離之者。有司每每驚其逸思。藻發不謂其離也。年十七。八已博獵百氏。爲古文詞。縱橫馳騁。嘉靖癸卯。提學取應試生名次。置公後。公發憤。卻增廩。不拜。李邑諭以爲狂。諷公曰。今科爾必第乎。公曰。必第。曰。第盍券乎。公曰。券已而公果第。人以此益奇公。自是公豪於詩酒。放情山水。厭薄舉子業。如秋毫浮煙矣。嘉靖己未

署嘉定邑諭事見海翁中丞首薦公學兼六藝之長文有三蘇之氣爲忌者所抑陞萬安知縣萬安值流寇新殘乃繕城修守備府又當孔道日使客索折乾豪宦動持官吏短長公至捐俸高其城繳還府給帑金數百兩因與分巡譚有卻勅守備府地方賴之革去折乾裁豪橫以法各造爲飛語中公於所卻得解調矣公去萬安別譚曰凡彈章有見之而面熱汗下者有見之而可發一大笑者若科者真可發一大笑也譚默然內媿久之至江西上書柏泉胡中丞曰科之奉職無狀宜有今矣而其致謗之由則有五焉夫此五者可無辨也而今辨之者以官可無作心事不可不明也科之任萬安以來見一狂生與縣丞揪髮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五

繫頸而愬於公庭無復衣冠之體初未知其爲誰氏子也而答之後知其爲某權貴親舅心頗悔之而其實法固當有然者狂生自是媒孽萬端矣一也紀功察院駐節在贛往來絡繹之使索夫騎折乾者日至數十金民甚苦之科一切革去雖民困少蘇而所謂借譽於左右者無有矣二也自科歷任一年餘耳而察院支無礙銀餽鄉宦者數千金其實此銀一無有也於是不得不曲爲處之而有難冒科罰之名以應當路之命者則甘心科者多矣三也五事今遺其二胡公見其書灑然異之曰爾文人也書實事也惜爾不能盡吐出胸中之奇耳異時當爲言之主爵者備中書誥敕之選焉公入京例得改教授補瑞州府鳳

鳳山有文文山廟。文嘗九日登高飲其上。後人因廟之梅崖。周中丞奠焉。見石刻奠文不佳。立命公作四六語。公援筆成。有曰：方其登高舒嘯，必多憫時憂國之懷。迨其就義從容，亦卽把酒臨風之意。周大賞其切。先是補瑞州時，閣老養齋嚴公尚書潯陽董公鎮山朱公見公所爲孤志錄敘文，交口歎曰：艾教授異才也。爲枉車騎禮之，皆面許。轉公誥，敕公以詩謝。有開館幾人延國士，撝謙此日下儒官之句。乃公方出京，而三公皆相繼解去矣。卽前胡公入爲太宰物故矣。居頃之，公亦承太母重歸，起補蘇州教授陞襄府紀善矣。夫人患無才，才矣患不遇，知遇知矣，患不見用。公之才氣稱萬人敵，乃不利於官，而猶幸遇特達。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哭

之知於四公。四公者皆當路太阿在掌，可謂有厚援矣。而卒不能一振公淹，豈非命哉。此長沙之行，所以徒來宣室之召，而卒俾之憤鬱以終也。余於茲泫然動古今才人志士之悲焉。然公雖不亨於官，而朗暢自豪，每有塵外之致，爲人不事苛廉曲謹。意氣傾湖海，海內士一見輒吐肝膽交驩。諸富貴有勢出己右者，必駕陵其上。諸出己下者，愈貧賤益敬禮與之鈞。見人有小善，薦寵如不及也。議論口若懸河，雜之詼諧，滿堂賓客稠人中，有公在爲捧腹絕倒。第性直稍褊急，面折人過不能容。聞人長短如茹物不下，必吐乃已。以故往往以口郵被訕，人附之者少焉。然其中絕無宿臧，洞見裏底。時或怒人轉盼如太空倏霽，萬

象不失平生急於義如湍水赴壑吾平有寄莊稅代甯民償者
百十年矣以隔屬故公爲書抵江西當道曰國有分土無分民
甯民田之而使平民賦之是厚怨於平非甯之利也長民者將
怨是弭而可不從公處分以已亂善鄰乎卒之委官會勘如公
指兩地帖耳稱平焉里中黃氏田賣各家而稅畱其戶名曰跛
無徵逃亾矣公憫之貽書勸里中人曰百足之蟲雖僵不仆以
扶之者眾也千鈞之重十人舉而少一人則不易勝矣黃氏之
存亾固吾九家相與爲利害安危者也若見小利昧大義苟目
前之便而忘久遠之圖是棄其所以安而就其所以危也里中
人不聽令持書愬之當路卒各歸其稅黃氏賴以存凡此皆智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巽

巧所避而公獨毅然肩之以是任謗任怨有弗辭者鄰邑口空
崖有黃道人者以仙術聞爲通和殿日會玉帝口糾諸老爭儼
然師事之鼓動一方矣公爲移文曰神仙事有無不可知設有
之亦必遣六慾滅三毒恬澹以頤神養氣而後能清淨得道與
上帝通也今觀道人者一酒肉俗道士耳其去仙奚啻萬里而
顧鬼言玉帝以自神抑可謂欺人於白日矣諸老甘心事之畏
閻羅勾喚耳而因之熒惑一方人心則誠可慮焉監司讀公文
爲歐之出境其不惑於神怪又如此公幼學而好弄大父國子
公督之嚴余猶及見其第之前數月日鞭笞不已也公又以大
父督己者督諸父與余嘗對人曰吾邑繼吾而第者必待此小

子是時余年甫十餘齡也。余果後公十六年繼之第。曾記公送余赴試曰：爾茲行卽場中文不可知，知必第也。後余入初場文不稱，而家閒鴉鵲千百羣，應期繞舍鳴。公曰：此第徵也。卽大書旗面文魁字以待。又日趣工匠治廬，迺賀客有間報至矣。一見試錄名次爲默然久之。公之望余不但已，已公教人常依節義嘗數爲余談劉忠宣公西戍事。余童時嘗誦白頭今過六盤山之句而想慕其爲人。乃吾楚自忠宣公西戍後百年矣，而繼公西戍者獨余焉。公之教余與余所歌詩不至是讖乎。余時爲悵然追憶賦之。頃余拔自行戍矣，知公之靈必爲余喜。其以直鳴又以直顯，庶幾少慰公於九京也。顧余又何能報公哉。余爲之

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哭

傳欲後之讀者彷彿公風神意氣言笑焉。公所著詩文有對鏡集惜羽集糜晷集寓吳橐，穆曰五石之瓠不以之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夫謂其拙於用大也。以公之才氣使爲舉子業，趨時學樣必能芥拾上第。爲詩文尙法摹古必擅名家。居官務循謹抑損可致通顯大有樹，乃皆不之然。其於用大也拙矣。然公固不以此易彼也。嘗觀公之爲人不羈，每類灌仲孺罵坐謁上官言必笑，亦每以是見過。蓋本之嵇叔夜阮嗣宗之流，宜論於繩墨禮法之外者也。以時局論公失公矣。至其英風義氣偉文雄談，則士大夫至今歎慕焉。

嘉靖戊午余初第時一相士謂余曰公三陽火旺必生男其應在十月乎余歸而十月十八日廣兒生小名廣以余新從湖廣歸也長命名曰而廣云隆慶庚午余攜家官國子是時廣年十六而痘險幾不能全賴陳中丞公爲迓支醫全之陳公復爲余捐金謝支醫義至高由國子徙官刑部丙子秋余奉使關外攜家歸明年余以言西戍又明年廣爲博士弟子矣從余西余體裏廷咎瘡不能馬廣身疥亦不能馬日相與跣躡行數十里過沔池縣遇藥廣一日疥盡瘳至謫所兩面孔相嚮空存皮骨居逾年與廣遊終南山栖祖安道院中余日讀書哦詩不休廣亦湖南文徵

卷三七

傳上

哭

發憤舉業浸有得時或乘興尋幽弔古夜半登說經臺冀所謂青牛紫氣隱隱千古之上者庶幾遇之之仙遊寺過澗掬玉女泉飲問坡仙調水符何在共友人浮白引滿酒酣耳熱爲邀月黑龍潭邊放歌舒嘯與江聲相遞和厥明東遊草堂寺觀鳩摩羅釋古塔翠色滴滴光芒欲飛盡日剔蘚磨斷碑讀如接古人當是時余施施漫漫與煙霞鹿豕爲徒不復知身在萬里外而廣亦安余之娛窮愁破岑寂父子相依歡甚不忍離也又明年廣以歲考歸金提學置其文高等補廩余起家巴渝未浹旬轉光祿矣余與廣同身歸以身狹別居廣兄弟子姪六七人於民身隨之行時水落峽中諸險惡道已過至歸州古黃陵廟前廣

與六七人方同飯身中廣先出如廁身忽觸石敗廣沈水死矣
時萬歷癸未之十月五日也痛哉天乎痛哉天乎余何罪禍及
吾兒邪吾兒何罪禍及其身邪天實夢夢爽報施邪元冥失護
邪人生大齊止是邪身何以不敗於峽中諸惡道邪何六七人
同飯身中廣獨與禍會邪此其故余莫知之矣先是余未起官
時廣二牝雞晨其音又家人夢廣所居屋大顛至昨未敗身前
二日半夜忽聞水聲大響者二如人從水跳躍者又廣婦噓夜
夢數人手繩索來河船上捕捉人船欲欲覆覺而見燈照船窗
上人簇簇怖甚明日日晡時遙見河船欲如夢中狀人皆林立
小漁船頃之而慶與日茂二孫悲號來知廣死於水矣日茂幾
不免去其足一鞞水中又同廣沈者莊民陳也二響聲固徵哉
廣意氣類余余西戌時所有諸名公書與詩廣皆手錄成帙且
欲爲余刻西戌集性放達能酒常歌杜子美明年此會知誰健
醉把茱萸仔細看之句又剛硬人不可干以私親知有因廣干
余者廣對使焚其書不以告卽入蜀於余行事有裨余先從陸
之任廣奉先太恭人身中行事先太恭人驩甚所過屬地餽送
一切不妄受余兩有公出廣在署中禁應門者一切餽問不通
余治北行襄例發各物價與主辦官給行戶廣勸余親給之蜀
匠造牛尾巾者例賞可一金廣獨以三此雖瑣屑事可以觀人
廣與友人同攻科場業有次第文健朗可望詎謂英英奇氣一

且河伯奪之哉。余之飲恨當與黃陵江流共長矣。雖然人之飲啄前定。況死生乎。廣之化期死所皆有。在命實司之。將無天促廣之歸。而使余有茲行。余之有茲行也。非廣爲余。而余實爲廣。與不則晨雞之鳴。顛居之夢。何獨見徵於三官。未報之先。邪。余於廣又奚悲。廣有子二。長曰日茂。次小名曰川。余往辭按君。卽州夢楮衣黃旗道上來。後見一小兒。可五六歲。貌甚癯。抱之則公呼余。余覺而知廣婦產必男也。後果舉男子。貌癯。宛如夢中見小名川者。川東道中生也。生二十日而廣及於難云。

傳下明

洪雲蒸傳

楊嗣昌

洪雲蒸字化卿號紫雲長沙之攸縣人萬歷庚戌進士少入塾讀志士仁人章曰爲人須如此師事安城劉瀘瀘徵君喜玩王陽明文集又嘗訪劉養旦問陽明之學先是瀘瀘著賢奕編入仙釋數則屢修書致辯極論天下高明之士溺佛滋甚不可復揚其波矣癸卯登賢書丙午建金仙書院於里中集吾楚同志講學攸素有官船差又值檄查絕產入官均言於院司罷之議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一

分輕重監去囚長窘辱良民之苦己酉劉徵君約建吳楚書院於攸東鳳山未成而卒公徒步臨其喪作年譜及傳紀之庚戌會試出宣城湯霍林房座師葉相臺山與縱談天下事謂霍林曰洪子王佐才不可忽辛亥除諸暨令父次崖公橐金寄之曰自用而羨周民急可也溢任一載廉惠聲爲浙省最以直道忤監司被劾葉相雪其誣得不下獄甲寅里居講學時貴州有警攸僻運餉未便言於院司調處免之乙卯改許州判時天龍白龍田宅淪於水乃與鄭守修堤濬河開荒置莊招集流亾又增修學宮講學西湖書院溺二氏者丕變箸許州語錄丙辰除梁山令改昌平州學正至則捐金廣學校月講學課文三戊午遷

北京國子監助教奏請增宋明從祀定學宮禮樂又疏言災異宜修省備邊宜以能戰爲守餉不可吝以困軍需文武將臣必擇人久任重其權勿使中制畱中不報己未陞南戶部清吏司主事是時民苦絹布難解難交官苦鈔難用乃建議易以銀有俸糧條議一書行之官民兩便卻水手銀以其出之民壬戌二月奔父喪歸里癸亥興文會於里或舉象山議東萊事致詰曰不肖遭遺訓欲以此常見羹牆每會輒鳴邑甲子賑里飢乙丑補北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時魏璫方熾公與楊大洪賀對颺自少定交至是皆絕蹟其門魏銜之公欲有所發羅莫江止之曰君明於易理不思成器而動乎時原任攸令李在吏部有隙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二

欲下石不得有隱者寄詩示避禍公和其詩語中璫璫益銜之先是廣州太守閩陳某私其鄉人販穀士民激變辱太守且山寇海寇蘊崇囚停決至三千爲危邦魏乃以公代計不困於民必困於寇且州盤錯簿書蝟集兩省兵餉由太守發竝可誣賊公曰鞠躬盡瘁利害何恤八月出都門別同志曰曾念王文成三人好作事乎予得此邦安知非竭才地十月至廣州卽盡心兵餉備變丙寅置常平義倉折獄詳慎不事鞭扑舊兩廣兵餉太守常侵漁且羅織富商得賄公力反舊習將士與商咸德之魏璫察狀不得嗣是璫敗得免於難戊辰覲歸增城寇肆掠公由閒道搃其巢殲之廣州屢無年公平市價發倉廩三年百姓

建生祠於省會。己巳從化鐵岡賊鍾國讓出掠。公力禦之。鍾詐降。分其黨犒之。引讓見督院王數罪正法。海寇李之奇犯內洋。忠將陳鈺水戰失利。抱銃自沈。公痛之。乃築銃城。銃臺。修戰艦。措餉調兵。禦於南頭寨。虎頭門。旋就肅清。尋陞嶺南道副使。庚午京師告倣。援兵入衛。院司議監軍人多難色。公寓南雄。卽毅然任之。欲速赴。以院司議將莫決。三閱月。師乃行。六月朔度梅嶺。遇老人授以書云。來何遲去未知。金陵班師一木支。一木難支。祀海滙。尋不見。在途兩月。日與焦參戎及諸將領講求。韜略。激勸忠義。健兒數千。所過肅然。七月至金陵。奉詔班師。疏乞便途歸省。敷陳剴切。著先憂十議。未上。至長沙。與門人馮一第論。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三

學撰次所著易說評駁。辛未夏至粵攝嶺東惠潮二道。時流寇陳萬踞惠九連山。鍾凌秀踞潮銅鼓嶂。與曾閻羅賴大總等相犄角。又巢寇葉襖婆張文斌鄒崖鼻鄧惺衷蜂起。蹂躪嶺東南。肆掠江右。瑞金會昌。福建長汀。上杭。四月破始興。禍更烈於王文成。殷司馬時。公素議山寇海寇須大用兵。芟夷不勦而撫爲害滋大。督院不從。至是特疏題請以公監三省軍。公度賊必能勦而後能撫。亦須先撫以分其勢。而後可勦。攻掠有內應。非詰奸重懲不可。又制其分掠爲官兵偵導。必藉團練鄉兵。飢民附賊必發廩大賑。策既定。於是督師解永安。海豐圍。斬內應數百人。招飢民嚴兩郡團練。賊乃解散。數萬鍾陳乞撫。公佯許之。合

勿與曾賴援以分其勢。七月陞廣西參政。由權貴忌其成功。或賀其去危。邦公愀然曰。粵民失余無救之者。督院王虔院陸按院梁會同奏畱。以新銜監軍。卽於惠郡督師力戰。擒殺曾賴等。惠境平。鄭芝龍兄弟至。公優禮之。犒勁士有加。令諸將勿忌其能。九月督粵閩師會勦銅鼓嶂。凌秀走九連。與陳萬合。公卽回龍川河源督調集兵。困之。冬鍾陳食盡。果潰圍入虔。公督諸將疾追。壬申正月。公先布兵扼定。作漁筌大戰。斬梟雄百餘。令降賊鍾魁。吾誘各歸巢。聽撫。先堵銅鼓險地。俾凌秀入石窟。易地堵九連深地。俾陳萬入樟坑淺地。二賊消息不通。諸將誘殺之。是時官兵多被礮石傷。誓盡尙屠戮。公招出良民。令報籍貫。與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四

難民竝安插。程鄉平。遠治以保甲法活命數萬。時殘黨突虔。江右兵不能堵截。遂入泰和。四月鄭芝龍與張一傑五將共奏冠湖捷。鄭因江右不與米糴。且殺其團報。遂旋師。公聞之。從詔入贛。與虔院面議。督調粵將復奏。吉水黃牛捷。秋賊復入粵。擁凌秀歸巢。文斌據歧山蠟燭肆掠。公度賊起。滅由附險雜處。乃築長圍。使民有定居。將入圍。姓名冊報。邑令稽查無敢逸。於是銅鼓自獻。勦賊二百餘。程鄉平。遠搜捕六七百流寇。平陞江西湖西道。參政亦惟權貴忌成功也。癸酉虔院陸督院熊按院錢會同奏畱。時攻鍾張於歧山蠟燭。壁立之上。石下如雨。公密遣焚其儲糧。絕其汲道。我架天棚打後山水門寨破。擒文斌誘龍川

鄒崖鼻捨之竝得真賊多人鄒黨盡殲又獲鍾凌秀於雉雞隴山賊平按院錢疏敘功第一賜太平宴赤白金四百公以金置長郡學攸學及家廟祭器寇平公復思王文成雖設和平善後然九連三面籌之未周於是入九連相地形議建連平州以和平河源爲屬修城建署不厲民捐俸五百爲倡且勘丈賊田入官立營屯兵調度得法工農趨事九閱月工畢嶺東久旱公朝夕露處禮祈得霖雨龍川建生祠祀之甲戌陞整飭山防伸威兵備分守嶺東按察使從兩院奏畱請也虔院舉卓異爲天下最不報亦權貴沮之公初無怨獨慮海寇爲三省患議密疏會勦督院熊不從公怏怏閱兵寓碣石詩云朝家倚柱石久矣悵

湖南文徵

卷三八傳下

五

空聞歎將相無人也夏四月劉香老果犯海豐公舉前議熊又不從五月香具帖求撫公令海防暫許柔之復請督院料理兵機以戰爲守又不從八月公見瀕海諸城危於累卵乃親鎮海豐知官民有通賊者懸聯署門云恃平生愛民保民示化盜一腔血鬼神可質誓此時差役員役受撫人半文錢天地不容回惠州報督院云賊情叵測請以才將張一傑廉將阮應辰赴惠協心料理四閱月爲期督院仍不決十月海豐士民哀乞親撫督院熊令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迫公同往海豐謝道山單車詣壘招之公念不往恐有陷城之慘抱病而行謂康曰我生死在此一行昔監軍人衛過梅嶺遇老叟今當應其言

若三公同往何異。隋珠彈雀不如我一人冒險。公等寓惠策應可也。康以爲迂乃偕行。先是潮州指揮周孟震等受賊賄洩謀。致賊見其不至以爲僞。遂畱公與康張夏三人。公怡然登舟。諭之曰。汝能不掠百姓撫局必成。康錯愕。公躡足乃定。公曰。讀易賦詩。賊信其無他。不知公與兩院書所驗放歸。差言撫所密達言勦。督院熊欲歸咎康夏。上疏云。道將信賊自陷。登舟往撫。被畱臣實不知。上知其因切責之。著戴罪自效。公累密約閩將鄭芝龍進勦。又密囑省城各處嚴守以俟閩兵。三月劉香入佛堂門欲突省河。偵不敢進。公諭之曰。白沙湖卽田尾。遠洋旋聞鳳陽陵寢之變。不食數日。四月朔後海水三日赤。公喜繼而鄭芝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六

龍至粵兵亦會。賊驚惶無措。請公出止之。公大呼曰。速速進擊。勿惜我一人貽害三省。香遂加刃推落水中。官兵環攻香勢促。焚舟死。康夏張脫歸。鄭得香師余洛及諸賊竝被擄人訊其詳。後數日朱參將輩乘舟至田尾。遠洋覓公。夙遇逆風反棹泊沙口。於捷勝所小柘尾見大鳥悲鳴。氣湧若雲。近視鳥張翼覆公。夙也扶櫬還鄉。所過粵東郡邑士民無不號泣。崇祀惠州廣州。余與公同第同鄉。於崇禎十年會具疏題請贈卹。十二年始贈右副都御史。公穎悟絕人。淹貫經史。所著有易說評駁許州語錄。廣州運甓齋啟草。小影詩集。紫雲文集。

論曰。有真學問。斯有真經濟。公自少講學。景仰王文成。卽毅然

以擔當世道爲任自筮仕諸暨許州昌平歷南北部曹坐而言無弗起而行其行之不遠用有所局也迨一麾出守十載東粵龔黃頗牧一身兼之卓異爲天下最當山寇蕩平建城善後與文成後先輝映矣向使督臣熊文燦早用公議思患豫防則公之靖海氛一如其除山魃而從容奏績何至促迫往撫單車見畱哉然而自冬徂夏嘯歌賊艘明緩其鋒陰圖其隙三省害除伊誰首功惟是權貴內沮不獲敘績易名上諸史館論世者有餘慨焉相傳公少時有異人劉邁邇謂之曰君文質彬彬惜不用於北而用於南夫用於南又曷能罄公之經濟哉

文士昂傳

郭都賢

文士昂字台仙同郡攸縣人天啟壬戌進士初授四川華陽縣令地苦燥多不耐旱公至大興水利修築陂塘教民設筒車轉水連歲大熟民建生祠於邑尋晉工科給事中值陝西河南大饑特疏請救撫臣賑發無拘常例兼邊疆時倣中官監軍屢陳文武將臣掣肘之弊本邑大洲堡在南鳳嶺在東兩處關隘爲奸宄出沒之所奏請分設巡司復出爲威茂道陞雲南參政整飭臨安兵備諸酋感頌臺省上其功轉太常寺正卿崇禎中告假歸里時臨藍賊犯攸奏請改建甌城甲申闖賊陷清河獻賊焚皇陵南北隔絕徭狂山谷卒能全節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八

陳嘉謨字恆叟。崇禎時人。年十五。六卽偕妻楊善事父若母。以童孝名。年三十。父南泉歿。事母卽尤謹。卽病喘。每雞鳴。大劇。謨必起。以身翼母。拊摩。熨貼。聲聲相續。其妻卽爇火煮茗。沸。泲數進。候母喘定。就枕。謨及妻始裹衣告眠。是時謨家僕婢不以相苦也。如是。夫妻偕作。子夜不閒者。幾三十年。中年。厄於豪。破其家。無供養具。謨挈家長沙。自與老僕。藝蔬。賃春具。甘膩。以懼母。凡妻兒以下。皆日持菜糜。如是。又十年。及母卽年七十有二。而謨夫妻已五十餘。母病革。糞溺。污衣被。謨及妻必手自浣濯。更迭以進。有奴求代。卻之曰。兒報母三年鞠育。僅此日耳。涕泣事。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九

如前。會母薨。雪壅負柩。不得前。謨跪雪中。哀號。驚一市。僵凍不起。負柩者爭感泣。起行半里。雪止。及兆。乃大霽。郡人馮一第題其事曰。雲開孝子眼。雪霽苦兒心。其時傳詠者甚眾。惜此公以貧老終。而其後單微。迄無有大其事者。其出繼子郭金臺。哽咽爲子言。予故筆之以闡幽。

案恆叟湘潭人。陳恪勤公鵬年之從曾祖也。金臺卽幼隗先生。以避難。冒郭姓。此云出繼者。隱其事也。汝懷附記。

長沙馮子根公諱一第別字洲一晚號龍喜姓字傳天下久予何傳崇禎十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逆獻陷長沙越十一月二十八日長沙孝廉馮一第死之郭子金臺屬一第生平交無兩人振筆涕泗下爲馮子傳方城陷時凡不意計而來招附乞令者某某幾輩賊祥從乞都謝去獨下令私其僞守呂曰必爲我致馮子根公先是根公匿上湘約從酉陽乞師分內外謀圖賊大有制呂遣役幣往亦失所從會有以馮子機事告呂者馳兩役徑詣馮子所馮子已急亾久之某仇者賂府役盛逮其老母七十兩兄一子大索馮子家馮子乃告絕上湘人曰吾甯敢愛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十

一死貽屠戮母兄乎扁舟詣府經湘潭手一冊戒予曰一第今年正四十不幸遭亂余偕妻孥齋沐辦佛事兩朝爲自弔文告天爲易姓文告祖一第不能以祖姓供死賊口取辱先人老母付兩兄投文付予三拜泣且行舟泊嶽麓下其仇卽先持楫拔刃遮道搃馮子胸數什地疾呼謀逆春元馮一第來大喧噪賊門賊疾起罵馮子曰誰教若反叱縛令斬一老僧救極哀免斬改令斷兩手耳割鼻輝眼囚僕三人殺一人更下令沒入其家馮子奮不顧家伸氣吐盡一夜死會上湘聞子死爭恐怖死趨引兵攻走上湘僞令何和衷歸白賊賊眾據湘潭與上湘兵角上湘兵失利有報師出醴陵大潰賊賊夜逃以是馮子家得免

死馮子死僵屍庭中賊環視人莫敢近予以其仇下石馮子時竝亟捕擊予亦莫近者有友易子自義朱子襄治獨解自所衣覆翼根公具棺成禮哭乃去根公有子四人長洞次瀾成諸生次湘定俱業儒女二未字兄二鵬鶚后根公數月死母謝鬱悒死根公甫冠丁卯以文奇魁楚踰年通經有十三經借課行世性工詩所著詩不一凡以年紀集名詩譜記若干卷自庚午至壬午攻史做公穀體著史發凡二十卷書成從卜易名賁書辛巳與予論古著代古詩同梓行世自此詩外爲文逸帙寄子尤多奇約略馮子身不踰五尺年不踰四十所著成書至十餘種詩幾千篇文數百卷諸名人來其家至發秘流覽累日不絕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七

人謂士大夫好讀書卽年至六七十恐無以過也予謂馮子使文不奇詩不工經史不致力名必不大傳賊亦不必大索忌者亦必不深中至死卽微忌者馮子發奮時事便髮上語雄渾然馬革裹尸氣賊不死馮子亦不冑獨生死誠非馮子所重度其餘生禍乃有烈於死者汨羅香畔鸚鵡芳洲必將雄雄旦旦爭耀同光馮子森然長幽此愴淒烟腐草之閒矣友弟金臺識

黎平公小傳

郭金臺

公諱騰蛟字雲從號

貴州黎平人由

舉人累功擢御

史監甯南侯左良玉兵駐武昌乙酉五月玉兵叛擁公而東公持不可玉奪之急公詞色竝厲玉怒投公于江叛舟東下而公浮流西上自辰迄午不沒賴漁艇救公起遂渡湖而南駐長沙奮呼號召有眾數十萬軍聲大振先是大清邏得公母子豢于營令公家奴持書招公降公集眾絕之曰吾死此耳祝吾母勿兒爲念以丁亥清兵南上諸師散走公率滇營胡一清西入粵戊子十一月復整師恢全永衡遂壁衡是時闖逆餘部自常至長大掠西甯兩湘之間人畜殺幾盡各邑爭得公至卵翼之公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三

乃單騎免胄入湘潭視師諸部謂公下皆斂刃釋纍以百萬計明年己丑正月十九清帥鄭王大舉萬騎自嶽麓潛師至潭諸部聞變皆四走而公所部盡壁衡無當敵者以是騎生得公公方袍危冠大呼曰吾督師何某也騎繫見王不屈王義之閉公一室令滿漢官先後重爵誡公降堅臥不食閒取水嚙漱仍吐之凡五日值圖賴固山佟至輒下牀拜曰聞公在武昌善視吾母宜荅拜非屈公也臥如故又數日拽至流水橋岸竟不屈死之相傳橋岸有樹蒼然覆一抔土者卽公暴屍月餘不變國人悲而合身首以瘞是其化碧也越乙巳春凡十七年其族子某白有司乞骸歸里卽其處拾全蛻出或曰公所瘞址居民多見

靈異咸尸祝之人不欲傳故不傳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三

周大司農家傳

周星

公諱堪賡字仲聲五峯其號也先世自周顯德間節度周行逢鎮潭州子孫繁衍武陵吉水湘鄉明初始占籍甯鄉而公爲甯鄉人曾大父策明正德十年舉於鄉令廣西貴縣有循聲以子采貴贈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大父檄未仕父耀冕萬歷七年舉人授山東東平牧多善政州人祠祀之詳東平志擢同知陝西延安府事會回民倡亂酈時聞出奇掩擊賊敗走餘孽仍剽剽爲民害復請勦監司郡守主撫申報不以實不冒署名由是不獲乎上遂引疾歸子四長堪賁戶部司務仲叔俱蚤殤公其季也生而穎異性篤孝六歲詣塾讀書偶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七

儻多大略年十九學乃大成補郡庠弟子員天啟甲子乙丑聯捷成進士時年三十三初授福建永春令以才調福清海賊流劫遠近屢挫官兵公密遣壯士入其黨廉得各盜首悉捕獲寘之法海氛以靖有坊店主要客於路殺而奪其金佯爲申狀哭盡哀公曰若號而無淚又數暈我中情怯耳夜半抵其坊召而詰之曰客何罪而汝殺之一訊輒伏起獲原贓封識宛然闔縣稱神公持讞明決一時有升米完訟之謠治行爲八閩冠行取授陝西道御史按山東劾藩下官恣縱及奸民投獻莊田二十事直聲振朝野按畿輔言厰衛樹威牟利害民狀同官皆悚惕公意氣自如上雖不能用亦不之罪也適畿輔戒嚴公繕院塞

釐兵餉簡士馬効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有司捕獲奸細百餘人法當梟公覆鞫七十餘人無顯狀得未減事竣請假省親還侍郡丞公不離左右數月不入內寢公未顯時母胡夫人先卒奉木主朝夕進膳如常儀假滿入朝猶依戀寢門悲不自勝乙亥丁外艱已卯服闋入掌河南道印庚辰管京察舉効悉當人稱鐵面稍遷太僕光祿寺卿辛巳遷順天府有民婦匿母家取他屍以證本夫以誣服坐抵公駁訊獲其婦事以昭雪霸州大盜獄已具親屬挾重賈賂權貴欲曲宥之公摘其奸論如法旋擢工部右侍郎壬午九月闖賊決黃河灌汴梁保督侯恂堵塞弗效陵運攸關上憂甚十二月特敕加副都御史賜銀幣發帑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五

金命公往當是時李自成已據荆北河南地眈眈虎視汜水滎澤閒將渡河長驅畿輔物料人夫百無一備初命下愛公者咸爲公危公誠信招徠不浹旬兵夫雲集以萬計爲陰勒部署以備不虞揮汗赤日中與下均勞苦能得人死力且守且築賊以公在汴不敢徑渡乃從上游以濟窺潼關自癸未二月迄十一月爲時二百七十日卒砥狂瀾河還故道上大嘉賚拜南戶部尙書以積勞成疾繼聞潼關不守嘔血數升陳六大弊疏及扼宣雲關隘指陳時病語甚激烈不報連疏乞骸骨上允之過雷都謁孝陵痛哭甲申四月旋里京師已陷縞素晝夜哭瀕於死者數公僅一子鉉已登賢書獻賊亂湖南與世父堪賁先後被

執不屈死。堪賁亦無嗣。遺孤孫二。一七歲。一六歲。每北望涕泗交橫。下值兩孫在旁。輒揮之去。聞者酸心。乃遁入滄山禪林。或眼坐。竟日不語。或中夜繞榻行。至達旦不寐。福王立於南京。聞相馬士英公拍案大慟。曰。其無望也乎。史可法以書招之。因泛舟南下。兵部尙書張國維爲公會試。同年友素與國維善。先致密函。請誅馬阮。以正綱紀。行次吳城。得報知不可。乃返棹。復變易姓名。走嶺表。走甌閩數年。側轉山海江湖閒。而公已病不能支矣。歸來結菴。邑西四十里之董家邨。常焚香禮佛。病則彌月不起。鄉鄰罕識其面。國初。經略洪公承疇。以特遣重臣徇滇黔道。出甯鄉。洪與公有舊。令迎謁。粹問周司農安在。令愕眙倉皇。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十六

出詢胥吏。乃具書。爵里以進。日將晡。洪命驛卒前導。以數騎向邑西馳。長吏以上皆駭。說至董家邨。已昏暮。驛卒傳呼。經略來。遽辭之弗獲。而洪已造榻前矣。草屋三楹。篝燈布被。臥病奄奄。洪撫其臂曰。吁。甚矣。憊公扶杖徐起。相持而泣。坐定。促膝語。地方疾苦甚。悉少頃。呼僮摘園蔬。畱其飯。至夜分。洪乃騎馬去。公曰。吾當與君永訣矣。翌日。家人請致地誼。不許。曰。吾不以此辱洪公。卒不通一刺。時大湖南北疊罹兵燹。郡縣白骨。青燐荆棘。千里。經略疏免荒糧。百十餘萬。民慶更生。人謂公有隱德云。順治十年癸巳。恭順王疏其賢。簡命下。已成廢疾。次年四月晨起沐浴。衲衣趺坐而逝。年六十三。公清操介如。通顯二十年。妻孥

茶羹麥飯如田家。坦中不爲崖岸。雖農夫樵牧皆可語。居恆恂恂。未嘗以才智先人。及臨大事。決大疑。則義形於色。片語立定。身罹國難。南北閒關。至萬死一生。而志不少挫。其晚年逃禪。蓋憂患之餘有託而然矣。著有巡察及治河諸奏疏。黃河紀五峯文集。嗚呼。士君子當革命之際。流離困頓。以死其行事。多不表見。則惟鄉黨後死者知之。然知之卒不能深語焉。而終不能詳也。崇禎末。余在京邸。讀公劾保督侯恂疏。斥其仗左良玉以要君。大不敬罪。當誅。風裁凜然。可不謂偉丈夫哉。卒以運移事易。而齎志以歿。悲夫。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七

自古天下治亂倚伏大可見也。承平久則其上必有驕奢淫佚之主。而在廷皆優游息偃。不任艱險之臣。聞鼓聲而蒙被矣。爰是養士多年。一日而緩急欲得其力。如使鶴然。然後知有文事者。須武備。聖人之言可畏也。周之盛也。以文公康公辟疆之才。而制作大備。迨其衰也。申甫方召。樽俎之賢。而盡瘁萬里。乃以支延厥祚。頃者大明三百年。獨秦陵十八年。爲中天日月耳。亾何康陵繼之。有震且業。當時以文臣任武戎。以保和盛明者。宏濟艱難。寔維忠襄伍公其人。也。公諱文定。字時泰。松滋人。荆平時。伍氏之裔。父琇。官少參。爲成宏閒名臣。生六子。公最少。弱冠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六

舉於鄉。宏治己未。成進士。授常州司李。多異政。平海寇有功。以忤逆瑾免。瑾誅起。嘉興丞。勦流寇。劉六。劉七。及華林賊。遷河南太守。移吉安。皆有擒賊功。大約居官。幹寔廉察。以斷而恩。信任使動。皆有法。故人樂爲用。所在有績。公亦善騎射。知兵法。乃以武功著也。當是時。國家承平。近二百年。天子繼敬皇帝。明良之後。荒淫槩游。巡幸無虛日。所在騷然。盜賊蜂起。儲嗣未誕。人心動搖。致有南昌逆濠之變。倉猝生亂。舟楫蔽江而下。所向披靡。公延新建伯。入吉安。畫方略。撰文祭孫許二忠。置木主。激發諸路。援兵雲集。已乃傳檄設疑。賊稍怯。我師得有備。臨陣黃家渡。火燎鬢足不移。隨出大牌書甯王已擒。我軍斂兵。賊驚擾遂潰。

是時逆濠爲二百年未有之變新建亦立二百年未見之功事終始皆公公之功不可沒與孫許二公之忠竝烈也事平遷江西按察歷廣東藩司南都御史提督操江平江上寇及海寇功尤著世宗卽位論濠功蔭子錦衣同楊慎等議大禮公以功大未獲譴因致仕尋起累遷至大司馬督師滇黔入境賊卽解乞休終于家詔賜祭葬所在祀名宦松邑祀鄉賢萬歷時謚忠襄公持正簡亢而虛中通朗無城府初在庶常忤御史陳琳洎丞嘉輿琳爲守和衷無嫌猜其曠達如此垂暮以忤部不靖議勦與御史戴金爭論不稍屈亦如筮仕初抗節闍瑾則剛大直方足以有執生平如一日也官畱臺時值邑大饑捐俸輸南米三千及漕米三千里人勒石紀之其居官除煩苛多遺惠可類推也同邑王孝廉相之所著東崖集皆公點定蓋又以博雅稱史但紀其武功公之善不勝書故一書之從所重爾四子皆賢且顯至曾元不替其四世孫民部起宗以循吏著子隲名下士兩世爲子友因得讀其家乘竝考諸史紀實不阿云

論曰姚姒于五百年而有魯若鄒後之得其傳者漢廣川唐昌黎宋濂洛大明餘姚歷歷然也餘姚若或駕宋軼唐超西京而上之豈非以其功在宸濠神武不殺庶幾三都夾谷化不可知也哉予論其世考其寔事終始皆忠襄公力也餘姚能用公公亦悉爲餘姚用以克有成皆大賢事後人俎豆餘姚晚乃推公

又始有其功而不居者尤賢於人遠矣考其行實美充而輝漢
以後皆有聞知無見知今傳道學者概列餘姚及門士若心齋
龍谿諸君子而不及公猶之聲音笑貌爾矣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三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蓬跣擔筇竹杖挂一瓢游鄂渚閒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詬以爲樂顧其神明映徹怪渾奇顏髯疏疏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駟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畜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龔孝廉園中頽然以醉直視沈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龍勢也一瓢子骨相旣奇如蛟人龍子更卸衣衫羸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塗潑烟霧迷空坐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署其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三

尾曰牛舜耕問其故笑而不荅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腳踞地而遺筋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詭如此信口輒成詩閒有異語多奇中澧人漸敬之競餽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胡峴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靖請速營黃腸吾將老焉王如言爲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徧街巷遷郊外普賢菴命眾曰可覆我眾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爲題石於澄水橋頭署畫龍道人一瓢子之墓益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

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於羣盜出沒吳楚
閒乃以資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
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去乞食湖
湘閒終於澧 外史氏曰一瓢子晚年持戒殆類得道顧其先
且殺且盜且淫具犯諸戒矣嘗笑穆天子命太僕正正於羣僕
侍御之臣益自嚴已甚而耄荒之餘車轍馬蹟徧天下未知稅
駕何所彼寶戒之而犯之以視一瓢子犯之而戒之者何如哉

訪蹟羅公始末見其徒手起家不階寸土其好施也如范大夫三致千金三散千金終不失陶朱巨富其豪縱侈麗也如袁廣漢家僮九百人郭汾陽家童三千人麤竺家僮萬人也如何會日食萬錢和嶠日食三萬錢杜棕日食五萬錢也然朱公諸子碌碌公有子異是廣漢汾陽麤竺何會和嶠杜棕憑藉名位公布衣異是訪曰是不可以不傳傳曰公名尚質字文羸武陵人父懋憲公三子公居仲姿相偉岸倪齒遇異人撫其頂曰是兒不貴然五嶽朝宗貴人不敵也懋憲公奇之授以書不成懋憲公曰我且困之析產不給一貲或爲請公曰不見石季倫翁乎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三

曰是兒當自有之公始困日見窘側欹落聊柰凡窮巷狹市卑肆小塵靡不歷試然爲輒棄去不屑也益困獲小貲稍任販湖湘然不稱意亦復棄去不屑也益困里有周公某者先進巨室偶從杯酒識公一見嗟異欲從公語公絕不往周公益絕欲從之幸一遇於某處強屬至家曰以子之才使假以貲素封豈足道哉授以千金公不受強之受其半還買身下吳越不移月息倍不移月息徙不移月息什百歸以子母報周公仍奉千金爲壽計時授受往來才七月耳而荅酬如響英雄識報奇兀痛快爲一時耳目所驚見公性易不參權術然先事無註取物每後人不爲猛獸鷲鳥之發然物無畱時權值不奢然有盈無縮用

奴不擇桀黠然恩怨可使貪詐可使卒以無欺以此三十年起家巨萬公曰某稍可以謝不孝罪矣事父年七十事母年八十吮疽者一不辱遺命者三爲伯氏營名金五百爲叔氏償負金三百營室金千遺命也外此爲諸姪成家人三娶婦人四嫁女人二外此爲伯叔父叔祖母姑母營葬人五此大節也又外此而愷悌慈惠之事則千金一修城隍廟千金一修道觀千金一修梵宇百金一葺浮圖又外此而慷慨義俠之事則吉事數應不下數百金凶事數應不下數百金患難饑寒奔走憔悴號呼疾痛有呼必應者無算某親負貸不下數百金某友負貸不下數百金老死流離窘迫乞丐且局騙有負無償者無算又外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五

此則土木之工必極圖書之翫必極金玉之器必極山海水陸珍錯之味必極貴介之車必滿貧賤之履必滿方外之足必滿聲樂之妓必滿棊鞠絲管六博之具必滿當其開第東郊治園野外丹采粉楸竹塢花隄宛炎林郎赤文綠字屈金軟玉通犀明瑁齊絲晉纁以及南海之薑西海之鯖紛紜錯列於窗牖之間當其敞宴招賓飛觴劇飲王公才士俠客遷流黃冠羽扇緇帽衲衣鬪笑折腰啼妝墮髻簾篠戚施焦僥侏儒輩歌舞歡笑於几席之外以此又三十年娛耳目極心志仍不失家巨萬伯叔微諫公曰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庸何傷其達觀如此公三十起家三十年自享卒年七十有八壽矣晚年得二子時升名

升俱奇士時升交訪久故訪得蹟公始末云

放史唐訪曰洪範敘五福首富封人祝唐首富太公云太上富民首富司馬遷云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近世侈貴羞言富何也士貧賤餓且死此易知貴者挾勢凌人不足濟人富者無勢不賢猶得挾取況賢而好禮其視貴猶足以濟人此難知也富也賢而好禮也羅公也箕子所云攸好德也封人所云散無累也太公所云好禮也司馬遷所云仁義附也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五

雙肩和尚予初不識識其兄枯藤和尚枯藤貌陋性強木口訥不能言然有奇行能爲人犯險關入死地委曲成事往予兄弟隔絕沅澗閒凡三四歲不致迷陷歧路者枯藤力也枯藤死予兄復滯粵西又三四歲予歎息枯藤已矣安得復生忽雙肩至枯藤弟也雙肩視枯藤貌少澤性少溫細口吞吐少能言然有奇行如故能爲人犯險關入死地委曲成事如故去秋七月朔一日索書一紙辭余西行比時兩境戰爭烽火接席楚粵二千里聲息阻絕且游騎剽盜不時出沒譏察非常雙肩敝衣跣足獨肩朽木一株圍一尺餘寸長一丈餘尺忍痛肩遠躑躅跛行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三

日二十里偵伺者見其尪羸癡贅疑土著負薪略不加顧顧不加問問不加詰以此逾二千里越三閱月達予兄所爲去冬十一月朔五日復從兄所索書越三閱月歸報余所爲今春正月朔一日子起歎曰壯哉雙肩此行度二千里金鐵燐骨烏噉腐哭聞不懼不慙就視其肩凹然見骨蛆浮頸外曰悲哉雙肩何計之迂也叩其所挾徒恃一朽木闖營壘息肩竈側倚臂戈頭饑則就健兒乞食曰此苦肉計也兵法不載曰嘻死地得生亡地得存韓淮陰言之乎曰噫喉不謀面不受恩不請糧閒關歷險千里通郵兄終弟及如出一手難矣其所爲計又毀棄皮肉忍痛堅苦迂遠癡重腐誕無聊之事難矣然卒以此報成其視

世之華言亂道巧謀敗公者相去幾里乃復潛然流涕曰傷哉
子兄弟隔絕八年矣始三通問者枯藤繼一通問者雙肩雙肩
之難難於枯藤見雙肩如見枯藤見雙肩如見子兄也子沒雙
肩不傳哉書其事以告後人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七

鄭翁雲從以醫名於湘。覽者棄杖。蠱者約帶。羸者控拳。由是輪
蹶爭門。禮幣接席。湖以南諸達官貴人。皆以翁之至否自決其
吉凶。居稍暇。予造而問曰。夫病固多端。而翁四面應之。其有道
乎。翁曰。何爲其無道也。天地之氣常有餘。而人之氣常不足。夫
惟不足。故有餘者恆乘之。而奪其舍以居。於是而天地之有餘。
留於人身之中。縱橫馳突。粗工驚之。以爲是人之有餘也。有餘
者。不得不損。遂從而損之。不能損天地之餘。而恆損人之不足。
是猶盜者。誦於人之室。而執撻其主人也。吾惟厚恤其主人。而
治其客。是以病四至。而余應之。恆一也。余曰。天地之有餘。乘於

人者。其狀何若。翁曰。是所謂火也。天地之餘氣。四曰風。曰寒。曰
暑。曰濕。入於人不足之中。而鬱以蓬勃。則皆化爲火。火蒸而上。
則逆。火結而下。則塞。惟火生人。惟火殺人。故陰符經曰。火生於
木。禍發必尅。火灼之。吾從而潤之。火散之。吾從而收之。火迫之。
吾從而緩之。夫其受灼。受散。受迫者。皆不足也。吾從而克之。使
不足者。失其不足。則火無所居。於是仍歸之天地。而人完其全
人矣。不然。見其灼。從而澆之。見其散。從而追之。見其迫。從而撲
之。不能攻天地之有餘。而但攻其人。使府藏而能言。豈不涕泣
而訴曰。吾已受盜。而柰何其榜掠我也。此生殺之樞也。余曰。道
止此乎。翁曰。應變之道不一。而此其本。本立而變以攻。或澆。或

追或撲皆有時焉而不與生殺之樞相悖要之未有失本而善其攻者也余既聞翁之言乃知翁之所以動輒效而眾歸之如母蓋有以也且因是而知有餘不足本末之說可以推之道可以推之學翁名元龍雲從其字也始爲瀏陽人遷於湘有子世其術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元

龔南臺先生傳

簡而廉

南臺先生姓龔氏諱守忠字葵仲號二酉余之業師也先世江右金谿人其祖諱顯章嘉靖初游於楚遂居寶城敦睦坊善經營置田數百畝然豁達磊落仗義輕財有撫孤還金之德鄉稱善人考諱卿字佐綱繼承父業田園漸闕賦性孝友宅心正大人咸服之好讀書善屬文經書子史靡不精通顧厄於非籍不得與試崇禎初以先生贈文林郎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母盧氏贈孺人先生生而穎異才識絕人六七歲時日輒誦千言行文下筆立就性剛直遇義敢爲不計利害事父母以孝處兄弟友恭不異乃父而英邁豁達過之其種學績文皆乃父庭訓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三

未就外傳以故幼時名不彰而得與邵陽考試年十五道試第一補邵陽縣學弟子員邵陽人競起以冒籍訟上乃父多方調停約費千餘金得不褫越三年歲試弁諸生食餼嗣後凡歲科所試及觀風月課往往冠軍邵人愈惡之欲死以拳於是寶司理丁公爲告游學攜往南京者將十年乃敢歸萬歷丙午遂登賢書己未成進士天啟壬戌殿試通政司觀政受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在任數年凡七差齎餉遼東一齎礮遼東一踏視長城一驗視漕河一市椒廣西一市石雲南大理一市羊毛陝西一皆稱上意當是時魏璫侮政副都御史楊漣疏陳忠賢一十四大罪漣楚人魏遂大惡楚人指爲楚黨楊漣熊廷弼等數

十人羅織誅死楚人側足而立事魏逃死者什八先生歎曰身
非言官不言足矣何至畏死辱乃身乎竟不趨附以故久不遷
而日驅之奔走於風塵道路戊辰今上御極客魏敗迺陞遷拜
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巡視十庫南城先生以骨鯁之性處清
要之任得行其志之時顧影奮曰所不盡心報國有如此影於
是每月疏上言事可否上多納之遂剔弊摘奸彈劾部寺官若
千人又禁羣飲查賭博止夜行詰姦宄一日行按柵召守柵者
詰之曰何爲不閉柵守柵者曰奉城主令夜夜閉先生曰此柵
不閉者當十夜矣不服遽命閉之沙壅不可閉發兵馬司杖二
十街巷肅然先生遭聖明之主感知遇之隆瀝肝膽上書陳十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三

事一曰察忠奸二曰別賢否三曰器任使四曰嚴賄賂五曰廣
積貯六曰念民瘼七曰振兵威八曰守邊疆九曰豁株連十曰
信賞罰累數千言皆切中時弊惜上未審而先生罷初上在信
邸稔知仕途賄賂深惡之及卽位三年風未息辛未正月手一
箋馳中使詔先生曰其廉訪仕路夤緣者爾臣才氣精明無牽
恩無畏勢隱匿漏脫罪爾臣先生集五城兵馬使示以御箋越
旬日兵馬使捕得夤緣者遺當事書札二十餘封財物幾八千
兩白先生先生繫其使焚其書札以所獲財物聞上大怒發駕
票逮終宵三遣於是其書札所遺諸人陰聯前受先生所彈諸
人環攻先生奏曰此兩臣同鄉不相能故發其事設相能亦不

發也。某果公而忘私者乎。不竝罷某。不杜倚公使私之門。上猶豫而見爲此說者。黜竟兩罷之。先生疏謝而歸。京師賢士大夫多餞送。作建言回籍詩唱和成帙。於後上頗念先生。欲召使治兵。擊流賊。宰執以爲性太剛。無容物之量。今山東河南等處兵驕慢成風。卒以急嚴。董之恐不安。遂止。後又特詔九邊立功先生。感泣喜幸。其郎君爾仕諫曰。大人氣色澀暗。非立功時也。願暫息林下。迺謝病不起。崇禎戊寅九月廿二日卒。年六十有六。葬城北七里菖蒲塘。先生少居敦睦坊。強仕時。遷寶慶衛衙前。奉旨建坊。敕賜南臂重臣四字。初娶陳氏蚤卒。無出。繼娶唐氏。生一子諱爾仕。縣學例貢。又續娶高氏。亦無出。崇禎初。皆膺封贈。嗟乎先生以英敏之才。處得言之地。感知遇之隆。屏身家之計。盡心報國。不避艱險。而乃未蒙諭旨。反與所劾者同罷歸里。直道而行焉。往不黜。從古皆然是。可歎也。廉忝附及門。目擊始終。顛末。因紀其大概。以示後之君子云。門人簡而廉謹譔。

二勇者州民盧氏族兄弟也。長名文典，字五一，生城南水源山中，不讀書，勤耕作以養其親，有膂力，初亦不自知也。一日有牛陷深淤中，集二十人而牛莫之起。五一至，攬繩一振，牛離淤，尋丈。於是眾以牛牯呼之，而五一亦不顧也。又一日，其家豕爲虎銜去。五一隻身往尋，不意虎方踞石啖豕。五一突前大喝，虎卽棄豕，向人躍，高丈餘，勢若崩巖。而五一徒手往迎，拳中虎胸，而虎旋伏地斃矣。五一肩虎歸，邨族無不咋舌。於是牛牯之名愈振，次名文超，字不羣，生城北柏園邨，幼勇敢，嘗與人賭力，能舉石六百斤。人亦以牛牯呼之。聞水源山族人五一一名，二人情好。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重

不啻同胞。崇禎十二年戊寅，臨武賊劉星宇糾黨五六千人圍城，迫甚。州守佳士陳公招募鄉勇，而二勇與焉。同事約千人，其勇敢無出二盧右者。日出日入，或分或合。二勇所向無前，賊爲殺傷者甚眾。千戶劉大勳師事五一，以其勇而技藝精也。其時賊勢方熾，城中戒守禦無輕出，候援兵至，而二勇躁甚。一日城中不見五一，眾方惶然未幾，而城外喊聲如潮，眾往敵樓望之，乃五一衝賊寨也。於是我兵出城往應，不羣聞其兄在外，於是直前大呼，衝擊斬首無數，賊潰三里許。二勇回城時，血漬衣如紅袍。州守舉酒相勞，賞予甚厚，訂以紀功申報。二盧乃勇敢倍常。次日復出，而不羣恃勇輕敵，被創三日而卒。五一在軍及賊

平制軍錄其功給干戶功牌候題覆授職乃未匝旬而五一亦
物故矣惜哉夫彈丸小城危若累卵而二勇以不識字之夫憤
身急公危城得安者二勇之力居多事定而不能一日食其報
豈非天哉余時謬參機務日擊二勇之功不忍其與草木同腐
也於是爰存其略以示來茲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三

宮保李湘洲先生家傳

謝璠

公姓李氏諱騰芳字子實號湘洲湘潭人曾祖諱志榮生子九人第三卽公祖紹郁父孚三世贈封禮部尚書公夙有異慧體貌瓌偉四歲授書父封翁頻夢一方冠者教之才思縱發年十三赴童子試督學金公學曾拔而奇之曰此遠大器也二十四登萬歷戊子科舉人二十八成壬辰進士改庶吉士益博涉精研嘗自言構思每至心痛未嘗輟故其文章冠絕一時而平生尤以經濟節操著初授檢討知制誥凡所撰制詞動關國計民生及邊疆機務會倭患公上安攘至計疏請定戰守重內地明賞罰假將權練京兵積芻餉破文法祛宿蠹灑灑數千言皆切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五

中時弊董公其昌跋其草云論兵事者眾矣此疏條分縷悉燭照數計未復歸於知人有用文字所謂頗牧在禁廷者遷贊善中允至左諭德因顧公天峻被枉劾併及公遂再疏乞休三十七年掛冠歸杜門著述填史諸子天文地理韜鈴技術之書更番讎註雖山居不忘魏闕閒與封翁談及朝事輒太息某邊無備某處不可守舉朝但爭閒是非無一爲國家長慮者不數年決有蠟丸徵兵之變聞者皆河漢其言迨有警方徵遠見焉先是以擅去降太常博士京察復謫都司理問遷行人司正四十七年趣出山陞太常少卿管司業事光宗立擢少詹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篆旋拜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光宗上賓熹

宗嗣位有相擇山林之命公攀高窮幽探風水之勝卜吉壤以獻卽慶陵也議者後舍公所點真穴移上見石及鑿下公所點處果得吉土人推學識御史王安舜曾以他事媒槩比奏辨求退奉旨李某以才望用據奏心蹟具明著照舊供職公亟懇歸養泰昌元年十一月子假省親天啟元年在籍命爲兩朝實錄總裁辭未允二年加太子賓客正二品服俸蔭一子入監讀書三年起轉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時以趙公南星爲吏部尙書特改公吏部左侍郎兼經筵講官嚴黜陟勤啟沃中外忻忻望治四年丁母王太夫人艱賜祭葬加公禮部尙書馳驛奔喪五年丁父艱公剛方嚴正爲東林弁冕魏璫弄權素忌公適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三

楊公漣參璫二十四大罪璫以公與楊同鄉忌益甚崔呈秀書東林姓名進天鑒錄於璫將公名與葉向高孫承宗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諸公竝列御史王際遠承璫指劾公遂削奪崇禎初璫敗二年起補公禮部尙書仍兼掌院學士協理詹事晉太子少保京師戒嚴守禦條畫尤多力焉已而有請建儲及進戚繼光兵略等疏又以吏治日窳人才日匱請廣制額精用舍他若宗藩請名請封例費不貲悉奏除著爲令諸宗使之公逮事四朝耆德碩望不減洛下司馬咸仰爲救時之相會廷推閣臣以公及成基命

孫慎行何如寵羅喻義等十一人

名上而周延儒溫體仁名不與體仁訐奏不公因盡停所推者

暫未進用。崇禎五年，公在告卒於京年六十，有八位止宮保宗伯，未罄厥猷，莫不惋惜。當公官庶常，值三王併封之旨，具書規首揆。王文肅文肅感悟，遂反竝封議。私謂公師馮琢菴曰：「此子真奔軼絕塵之才，但國家異日未必竟其用。」後屢起屢蹟，如文肅言。然公雖未得握樞秉軸，而經濟節操素所樹立，已足暴於天下後世矣。卒之日，帝震悼，贈太子太保，與廕職，加祭五壇，遣中書官護櫬回籍。行人官造塋諭葬於邑八十四都塘衝，崇祀鄉賢異數也。公世居高塘，兄弟五，公其長。弟隲，芳駢，芳廩，貢，駕芳廩，生馭，芳舉人。公元配盧氏，繼娶陳氏、張氏，俱封贈如例。長子殤，盧夫人出。次宗，岷，蔭翰林博士。任南京戶部主事。陳夫人出。元高張夫人出。公所著有說莊、孫子說、印玉衡集、岫嶠文集、備鑑錄。批選王陽明集、湘潭縣志等書行世。而鄴架盈室，被峒賊寇，湘半灰，秦焰撫遺編者，慨然想見其人。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三

傅司馬潤生傳

羅時昇

傅作霖字潤生一字竹君號九嶠年二十三始補武陵諸生王子舉於鄉崇禎末年欲伏闕言事會路阻不達歸甲申懷宗殉社稷先生野哭茅亭草討賊檄散家財檢僮僕結輕客而西捧金陵詔前督師何騰蛟收兵星沙制使堵應錫建旗召募余兩人定計從之晨征則談兵馬上夕偃則畫計帳中過余將軍廟蔡江門祠低徊流連鞭鞍漬漬也余畱幕先生奉使時隆武決意幸楚先生廷陳楚兵將之虛驕何堵之姑息楊督之貪庸理財先屯田用人寬科目做遺法分天下爲四爲元帥

召豪傑如張所傅亮疏條議十餘上擬大用會忌之者僅除兵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三

部職方監辰常鎮周思忠庸懦不檢故甚與先生鑿枘適奉委督餉全楚遂歷試諸鎮徧察情形至武岡前總兵劉承允虛左郊迎先生坦懷結納受直指監軍命抵星沙未幾聞報至先生與前何師相定議冊永明王晉兵侍復晉本兵力辭不允詔同劉承允迎駕星沙不守國步日蹙外敵內訌先生陰脫永明走粵西未數日我定南王不血刃入寶武矣先生方巾葛衣挺立於庭強之拜瞋目不屈脅以刃先生引頸久之王命先生奕先生云中服坐談始可王許蓋優容之令其服也先生反乘閒說王王知不可奪始繫維猶使周思忠同黃某某百口勸說並殷勤致劉承允意日往反再四先生曰吾欲面商於劉王喜出先

生時劉承允在坐。先生一見噴唾。提石擊之。不中。王曰。吾聞人多矣。未若子當成汝名。先生曰。血欲灑久矣。引先生出。先生巾服北面再拜。從容出袖中詩十首。王命全先生首領。細刀割腰下死。王當具櫬殮。以白綾出錢建廟。眾瓣香羅拜焉。不一年。劉承允有叛志。定南王殺之。欠一和尚曰。死之之難也。文山拘燕。也不能不感於王炎。午生唱。疊山檻送也。不能不激於張子惠。一詩。豈若先生從容就義。百折不回哉。議者謂先生過任。劉承允以不知人咎先生。嗟乎。人豈易知哉。余束髮交先生。試不利。相勸勉。易業也。竟以此售。文未易知也。況人乎。先生訥訥不出口。嗣後經理錯綜。倥傯馬。上軍旅。錢糧山川地利。賓客輻輳。內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元

孝烈傳

王天之

雙髻外史曰吾避戎上湘湘之人競相告曰洪子揮利刃而讐讐女彭抱嬰兒而赴水余論之良然盈目皆恣恩畏死苟圖榮利者而能稱道弗絕人心固不容絕也亟次所聞而傳之

洪孝子者問其名不得祖懋德以孝廉仕縣令父業嘉字伯修補文學喜交游吟詠與湘人士龍孔蒸歐陽淑稱湘三詩人丁亥春湖上墮守降將王進才之兵鞭督師潰掠而走湘西湘西之地曰穀水林箐深險伯修奉母匿峻谷中獨與姊婿瀏陽胡某坐谷口茅舍中詞音息胡某故貴公子裘馬甚飾偶客於此伯修有老獮奴曰家祿不知何以憤怒其主人逸出故與兵遇

湖南文徵

卷三八

傳下

四

告兵曰從此越叢薄有谷口茅舍胡洪兩公子在焉多金有好馬可襲取也兵如其言執胡某及伯修索金無以應索馬馬盡兵怒曰適一老黑漢而僂言若爲胡洪兩公子多金多好馬而不與我邪遂殺伯修及胡某當其時有小奚奴匿積草中且聞之孝子時季十五閱旬日兵定乃行哭求尸斂之求父所繇遇害不得晝夜悲號小奚奴憐其骨立乃具以告孝子遽起掩小奴口故慰勞家祿攜之至伯修母孺人所長跽泣血以請曰某將手刃此賊不敢不告孺人以某穉弱狎其言未應明日復攜奴至伯修殯次摔奴跪殯前呼小奴出證之奴且諒其無能爲漫應曰兵執我我不如此云我死矣語未絕口孝子先淬一利

刃藏殯帷中。至是急斫之。奴首已墮地矣。遂剖其心置筵上。退就位號泣以告於殯。血流殷衰。旁人怪叫。孝子母驚出視之。大駭仆地。孝子掖母入。溫言慰母。神色不變。孝子素清鬕。髮方覆額。長不滿五尺。奴故猶揮刃。俄頃頭隕。胸膈人羨。怪之以爲有神助焉。余嘗交伯修。欲求至孝子所弔慰之道。阻不達。惟習聞湘人之言。百喙如一者若此。雙髻外史曰。神勇者死而忘乎。慮性勇者慮而決以死。夫慮至則勇且衰矣。慮而能勇。勇矣哉。唯絕慮者能以慮勇。要離。菟勃。焚其妻息。伍員從容寄奴。後從其致。雖殊均慮效也。上湘有鄉曰梓田。王氏世居焉。丁亥春。長沙巡使趙廷璧。率所部兵潰而西。縱使大掠。彭烈婦者。田家女。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聖

也。適王氏有子方晬。兵猝至。烈婦與其姒及婢皆被執。烈婦姿容獨粲。兵睨而謔。浪之。烈婦赧然而怒。已而正容俯首而思。良久而定。拊其姒曰。吾知所以處此矣。姒曰。若何。曰。死耳。姒曰。我爲用死。獲而繫者。豈徒我兩人哉。烈婦笑曰。此非而所知也。我未卽死者。以一歲子無所託。將踐蹂之。或豚子置之。姑與夫不可得見。將誰授。邪。誠不忍其踐蹂。且先決絕此。而吾自處易矣。其子時在婢懷抱中。遽起奪而趨之。池畔投子水中。戟手呼曰。吾無所復念矣。躍入池水死。其婢後得釋歸。對其家人言如此。死三日。兵去。夙乃浮出。不脹不黧。貌如生。外史曰。此婦勇而能慮。慮以生勇。善慮而力勇。勇者與鳴呼。豈不烈哉。

伯兄石崖傳略

王夫之

崇禎末人士以聲譽相高。兄嘗愴然曰：此漢季處士召禍之象。不十年而見矣。張賊陷衡州，索紳士補偽官。吾兄弟以親老不能越疆，望門無依。賴舅氏譚翁引匿南嶽蓮花峯下。賊購索益急，兄忽向野人問黑沙潭之勝。夫不解兄意，曰：此豈遊山時邪？兄笑曰：今日不遊，更何處得一灣清淨水爲我兩人葬地邪？會其日暮，家人遽報家君爲邏者所得。兄聞之，欲脫出。先子而沈湘以死。夫知兄出，且與先子俱碎。夫所數與爲文字交者黃岡奚鼎鉉陷賊中，知吾兄弟必不可辱。曲意相脫。夫乃榜面刺腕，僞傷以出，而匿兄以死告。先君子乃免。夫亦隨宵遁。當夫出時，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三

兄藏繩衣內，待夫信，卽自盡。夫既免先子而自免，乃不果死。然則棲遲荏苒年逾八秩而死於林巒之下，非兄志也。

廖國遴字孟符。封給事中小塘公長子。小塘公與封母王安人。世有隱德。年四十始生孟符。有奇兆。祕不以傳。孟符生而穎異。方六七歲。書過目輒了。好大言。小塘公掩其口。屢訶之。小塘公起家農穡。見孟符漸長。學舉子業。心竊疑不信。又孟符文蚤成。而阨於童試。小塘公常以爲憂。年十九始補弟子員。小塘公督課益急。每伺孟符小過。輒叫噪不休。以故孟符多讀書。利字閒。月一歸宿。小塘公稍色喜。孟符雖負性高邁。而篤於孝友。一切家事。付弟國選綜理。專意杜門下學。四書五經。大全綱鑑。左國。秦漢以下諸大家文。日立程限。業完乃就寢。寬衣被。寒暑靡閒。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聖

作爲文章。光焰萬丈。人不敢迫視。前後學使者。金壇素心。余公清溪正菴。蔡公崑山。聞修王公試。輒冠軍。孟符旣一時文名。奪人耳目。兼負氣節。少許可。目相孟符者。撫拾其疏脫。細故流傳。排詆。究竟排詆者。又私錄孟符文記誦之。惟有溶及李先登車。萬程董良瑛。周生文謝三達。武燦文。胡夢宏。吳愷。李鳳翔。黃鈞。鈇兄弟。合訂嶽麓大社。爲文章性命之交。相視無閒言。公業師胡其廉。亦先稱譽之。壬申。有捨關讀書之約。孟符常取經書及所溫習古今文屬。余背誦。會文刻日七。執孟符手。敏心閒筆。不加點。文成出示諸子。無不人人面熱吐舌。相對啞然者。癸酉。舉於鄉。大主考受之。錢太史奇其試論。刻以進呈。丁丑。成進士。有

廖孟符百篇行世。初授維揚司李。時中宦楊顯名。領巖政。開府揚州。橫行無忌。公傲之不爲禮。隨列其不法事。奏記按臣。露章糾之。公直聲赫然。震海內。諸君子翕然歸心。推轂恐後矣。已卯分考得士八人。李用楫。張墀。虞植。荆鎮。朱應昇。王先甲。沈德輿。顧稱爲南闈極盛云。其他督漕。率吏禁暴。止貪載在碑珉。同時參憲。潛菴。鄭公臨。侯袁公先後共事。咸倚爲左右手。曰此真司理也。旋調保定。保畿南重地也。初被蹂躪。公至繕城垣。料兵籌餉。督撫及諸大帥嚴事公。曰是常糾楊太監者。不可犯也。歲饑。施粥以活餓者。暇則進諸士論文。紀公耀高。公桂皆其所賞拔。士壬午入奉。召對授戶科給事中。公遭遇明主。知無不言。章數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器

日一上皆報可。其大者如入垣三日。卽劾次輔公之策守甯遠。備關中。疏薦劉公宗周。鄭公三俊。當大拜。皆濟時碩畫也。久之奉覃恩。封小塘公。如公官。母王妻李皆安人。公精白一心。以仰酬知遇。朝野屬望焉。惟是非邪正界限太嚴。閒激於意氣。人陽奉之。陰中之者不加察也。同鄉元應。周公洞門。趙公屢。諷譬之不得。亾何熊魚山先生。廷劾宜興相公。附相公者。謂先生疏。臺出公手上。其事遂詔下獄。不半歲。宜興伏法。公得雪。甲申。公以幅巾歸里。時湖南兵燹。田廬灰燼。公日舞斑衣。兩尊人前。余數數過。從相與抗懷賦詩。公曰。吾絕意仕進。幸有子元章。元軾。姪元愷。輩雖幼。皆遠到器也。吾親督教之。書香世業。其在茲乎。余

別去公竟鬱鬱不樂以是歲卒公貌修偉方背闊額善飲酒長於議論喜拔名下士徐孚遠劉敷仁皆公爲之薦人無知者若仕路汲引更多汾陽古遺曹公安特邛袁公特力推舉卒以被謫悲夫詩豪宕如其人公之在獄也余亦客燕周旋獨久其疏草及詩古文詞從獄中相與較訂成集曾爲之序經兵火散佚極千古文人之厄其存者僅獄中別魚山先生七言古一篇爲合淝所手評者筆痕猶新耳方公之舉於鄉也先數月里中文士請乩卜之判云小塘龍現爪時人不曉小塘爲封君號驚相傳詰孟符聞之私蹴余曰我之謂矣後孟符爲余言封君生孟符先一夕夢後池中龍現一爪今始驗矣報捷時孟符王母

湖南文徵

卷三十八 傳下

望

